

李文忠公全書

朋僚函稿

卷
八七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卷之七目錄

同治四年十月以後至六年三月稿軼

復蔣薌泉中丞

同治六年四月十七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六年五月初三日

復鮑花曇學使

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

復潘琴軒方伯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復丁雨生方伯

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

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復潘琴軒方伯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復錢調甫觀察

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七月初一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六年七月初四日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七月初六日

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七月初八日

致錢調甫觀察

同治六年七月十四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八月初五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復曾沅帥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

復張子青漕帥 同治六年九月十八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復張振軒廉訪 同治六年十月初四日

復張子青漕帥 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月初八日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十月初九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一月冬至日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復陳壽卿侍讀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七

全集二之七

桐城吳汝綸編錄

復蔣薌泉中丞

同治六年四月十七日

讀來示於勦辦曹冲客匪軍書旁午之際尙蒙遠慮中原統籌西
域大勢瞭如掌上虜形盡在目中碩畫公忠欽佩曷極自來辦流
寇無善法明末張李掠脅最眾而到處攻寨踞城官軍似可措手
乃以兵單餉竭卒致大亂嘉慶初年教匪但流於川楚鄭漢之交
山險叢雜賴堅壁清野以成功地勢較易爲也擒匪自咸豐六七
年間起於淮北揭竿徒手動輒數萬一戰卽潰勝袁諸帥忽剿忽
撫未從本原上用功僧邸繼以滿蒙鐵騎躡之撲滅數股羣捻讐
慄又未克妥善安插致張總愚任柱諸酋疑懼西奔句合竄陝髮
逆嗣陳得才馬融和等數十萬眾由漢中竄豫畏邸帥之偏幾盡

降矣爲國瑞等所持賴汶沆一股與張任各擒復死拒官軍僧邨
數敗殞於曹南擒賊皆百戰之餘疊獲官馬自知罪無可追勢遂
愈張曾侯接辦初創四鎮六游之議控扼豫東皖形勢似爲得之
實則主守而未甚戰以東南攻守之師處平原散漫之地當萬騎
剽狡之賊舍此亦無下手處去冬張任兩逆分入秦楚迄今六月
距四鎮漸遠我軍不得不分馳追剿疲憊之餘勝負數見然賊未
忘情於老巢不久當復回中原千里平曠無要可扼賊一流至如
水銀潑地各疆吏雖有號知兵者不能令毋闌入以鴻章繇力而
欲易置重臣徒任怨忌恐無把握焉得如公者數人布列中夏使
不才得收掎角之助耶豫魯民寨林立牆濠頗堅屢屬地方官整
頓聯絡或視若隔膜或以紳強民橫罷議如能實做堅字清字誠
行軍之大助矣近偵賊情祇頑酋負固餘眾飢走勞怨多願降者

鄙意圖合兵力趁地勢蹙之設法解散分投安置庶有了期但須
天心人事有悔禍之機數月不雨麥枯禾萎似非佳兆殊增悚懼
祈高明有以開益之季帥頃抵襄陽數書往復尊議請寬時日內
意似亦不責速效季帥終能句當也曹冲何時竣事果臣軍門何
時入秦閣下力顧大局事事代謀同聲感賴

上曾相

同治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二十六日奉二十日手示敬承一一前敵淮軍月餉經吾師竭力
經營洋稅二成鴻章上年屢商總署截用復函動色相戒茲竟奉
旨允固由

天鑿忠誠亦疏稿剗切有以致之也今歲九關當不甚缺但望提
早趕解筱兒抵任後楚鹽另籌整頓或於淮鄂均有增益枯旱至
此數十年所未有黃河以南麥收七八成計可保護入寨聞亦數

年所未有惟淮南稻未浸種河北麥已乾死亂機漸長可憂甚大
任賴等股二十三日竄入南陽新野境內東西趨向益楚省三
由棗陽追出沿途飢乏過甚恐不得速海船已由信陽趨宛郡仲
幼各軍均須來豫暫息俟賊竄東再調追勦民飢則賊亦飢此掄
似不至大亂但殄滅總無期耳質堂留鎮蘇滬昌歧北赴徐濟兩
有裨助馬德順到口察其材器可爲騎將已飭帶勳字馬隊三營
渠尙欲得順字營爲親兵鄙意因壽卿遠役苦戰不忍奪之或另
檄壽卿照數募補而以原營與馬鎮則呼應俱靈不過暗增餉額
卓裁如以爲然乞會敝銜咨行騎隊煩難雖良將祇可統二千人
不比步隊敝部現惟銘軍有馬隊二千數百已成勁旅賴善慶陳
振邦二將十二日黃安之捷善部追賊四十餘里與幼弟一軍接
氣其確證也弓箭自可兼用勇丁身手都非素習卽黑吉騎兵近

喜改箭爲鎗專用實有流弊馬上雙響短洋鎗最利便無論刀矛鎗箭腰中兼帶此物面面應敵業飭滬局設法多購矣霆營將領力保宋長慶而詆婁峻山竟有霸持之意該軍習氣過重如唐譚曾陳諸統將飛揚跋扈理論情遣頗難調停春霆病勢雖棘回武昌後調理漸愈不知能否再統峻山到甯祈與妥酌鴻章未敢贊一辭賊或由南陽竄鄖漢擬請霆營就近堵剿亦不敢望其東來也統將未定本不可以遠調朱劉二將聞不能俱來黃郡皖西有五千人必可自守郭子美挈家舍身來投

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六年五月初三日

接二十七日新野手書敬悉一一閃鳳來馬勇不歸大隊誤爲霆軍所傷宋長慶仍許辦棺償馬自應免究以示大度包容該軍回樊城宜進何路望籌度賊情見示以便檄調也尊意二十八日至

鄧州似可追上一擊據南陽各屬探稟賊已趨鎮平內鄉一路似有竄商雒潼關之意或在南召魯山嵩山深處歇夏皆未可知宋祝三二十七日至南陽擬進鎮平海船二十六日由信陽拔赴泌陽計可由宛東兜截均與尊處通信約會否貴軍擬賊竄陝卽追出荆紫關回駐南陽如賊竄東則緊躡而北可謂老謀勝算前批令若賊西去追至陝商而止亦此意南陽是西路扼要賊入陝則不可不屯重兵也現在賊無定向貴部月餉與藝芳商酌仍代解送信陽由營探交尊麾有一定駐紮則可由敝處專員派車逕送行營望隨時酌定飛函照辦可紓遠慮唐定奎已到營否希妥籌位置駱國忠來細詢近狀飢苦可念惟行隊總不整肅吾弟又喜匹馬亂衝朝夕不與統將營官會商吩示終恐倉卒之際爲賊所乘悒系曷已善部出隊後打仗果能得力卽照黃旗章程由淮所

月加九百餘兩尙不甚多或由尊處援章請給仲幼各部尙未回
豫

復鮑花曇學使

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

久不通問執事弭節彭城無緣一晤來諭以詭道奇計見喻想見
智慮微密不名一長垂念故人而期其成功忠告善誘感企奚如
捻逆狡猾善走我軍急進則疲乏或爲所乘輜重或爲所掠又彼
可到處擄糧而我須裹糧前進迨交鋒一不敵則轉瞬數百里若
不避兵而肯與我戰則火牛燧象札刀之類或可乘閒施之古人
皆用此當野戰大敵捻乃賊中偷兒也人中怪物也吾與兵將不
幸而遇此磨難終須就地勢蹙之庶有結束三盟騎兵自是勁旅
但無可調其都統營總輩多畏蒞難節制自漢唐以來中原騎卒
禦朔方健兒孰非募練而成捻馬亦南人仍在練之何如耳頃賊

由汴東趨閭下適已試竣赴通羽扇卻敵豈關文運久旱苦饑捻
所能到之豫魯徐淮麥收獨熟江淮以南稻未浸種民卽不變爲
賊其餒爲鬼矣搔首呼天撫躬憂國盡瘁而已前承代請
封敕便中望齋交爲謝

上曾相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

近日軍情疊經咨報任賴狂竄入東銘軍日行百里宋慶日百五
十里皆望塵不及沿途人馬渴斃及新擄湖北難民逃散極多處
處避兵急走若東省運防兵將稍能立足河水雖涸一闖不過再
撲便難但慮丁公輕於出隊易於衝動耳懸系良深琴軒追過曹
單日內未聞行抵何處省三計至曹縣渠先倡議分守舊黃河北
隄查勘自徐至蘭儀壩頭四百七十餘里隄高一二丈不等豫軍
張宋願守蘭考至曹縣百五十里其餘三百二十餘里以五里一

營計之淮軍略可分布惟兵難驟集賊已旁突又恐東省運防難恃省琴以游擊太苦終無歸宿力求得辦且辦擬催良勳開鳳各軍來周口察商如不甚疲敝能至大隄駐防歇夏即使無成亦於大局無損盛開鳳三軍明日可到仲良又欲乞退初六七日始與勳營由宋埠啟行待來時又誤期會勦捻之軍轉戰奔馳文員竟不濟事也鴻章侯仲良幼弟到此一晤即赴豐碭若賊已南竄移駐徐州就近調度昌歧諒已北來彼至清江宿遷一帶運防較可放心屢次密雲迄無雷雨天象可畏聞吾師步禱多日金陵已得甘霖否筠仙乞假未准似難辭脫渠意固甚決絕竊揆朝論或將以洋務借重齟使其發端也蘇松朱鎮甸南利心頗重所稟吳淞參將陳皋亦非好人應否兩撤之釐局蒯道來函附呈鈞核

上曾相

同治六年五月十九日

昨閱

廷寄敬審晉位中樞至爲欣賀頃奉十二日手示祇承一一任賴
捻股初八日過蘭考初九日至曹縣初十至城武定陶十一至鉅
野十二午刻遂由鄆城梁山至戴廟過運河鴻章先以濟甯以下
南陽湖淺涸爲慮丁稚璜數月無信忽接五月初四初六日兩函
亦恐南陽兵單謂新店濟甯以上東軍可自任也乃賊至戴廟時
僅數馬賊入牆搶軍裝並擄統領王心安眷船搭橋濟渡是豈僅
由運水淺涸之故吾師兩年經營此局曠於一旦鴻章咎在不能
勦賊似不便爲疆吏更任疏防之咎昨已具疏直陳矣省三琴軒
甫抵單縣聞有此失先後拔往濟甯鼎軍十七日當到其力祇能
守濟城須銘軍續到再議進勦東平汶上曲阜滋陽皆有賊蹤將
來東三府及蘇之淮海蹂躪可知殊深悚懼仲良幼弟已抵周口

值此軍情緊急難遽更張擬令仲良隨鴻章赴濟甯幼弟赴徐州宿遷分布扼紫視賊趨向再行調派省琴復申反守運河西隄之議渠等節節進兜期蹙賊於登萊海隅再進扼膠萊河以困之姑存此說而未必做到若以運爲界則河東八府二州之地汎濫無涯何術可制從前鈞示曾及之鄙見亦不以爲安也鴻章本日冒雨啟行而雨意甚濃泥濘數尺先至宋郡候仲良軍到並察賊蹤再定所向盛開奇三軍十八以前均至曹單隄上鳳軍二十一日可抵徐州勦軍暫留周口該軍四月十一之戰先據仲良函報小挫尙易復元嗣良勦會稟接仗情形照敘摺稿彙入他軍勝仗以其無損大局卽另提小挫亦未可遂加嚴劾承鈔示親兵營幫辦信稿與此間所聞微有異同勦營將弁皆云軍裝輜重退後保護惟被擄殺之弁勇洋鎗矛械失去面詰仲良亦無異詞且稱各鎗

隨帶五十藥捲實已放完不支乃敗良軍接隊立即站住是日打死藍白旗悍賊與我軍等故十二日銘軍一遇賊不戀戰即折回也軍中之敗如殺傷相當與未戰即退甫戰即敗者似少有閒鴻章何敢代部將掩飾但須深諒其敗時情事如何耳各軍勝敗難保無稍虛浮此亦古今通病仍以有無關礙大局爲功過或較平允沅丈與筱兄來書皆以霆軍暫令分統以殺其勢徐謀更張譚唐兩將打仗極勇斷不甘爲人下二劉不足制之鴻章馬首已東力難分顧尊意盡撤另招卻甚爽快而未必妥洽可問婁君有把握否無論應撤應分求卓裁挈銜爲之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

十八夜接奉十七日手示敬承一一守隄各軍將齊賊先由東平戴廟過運東軍竟不能爲一日之守全局震動完善被擾丁公有

愧丹翁多矣琴軒十四夜赴濟省三十八日續往渠等擬偪賊往登萊海隅再扼守膠萊河局勢較黃隄尤緊但不知賊肯往否反守運河西隄之議在滌相督師時卽擬此著今惟以運防爲外圈偪入膠萊爲裏圈合東豫淮皖四省兵力或可做到事勢至此卽逐賊出運西亦無了局省三欲求張宋兩軍暫守開河以上至申口百五十里杜其回竄仍作爲出境防堵俟賊入膠萊請祝三往幫敵處再籌替防執事公忠好義全局在胸未知能否允行乞核示鴻章十九日啟行二十二可至宋郡俟仲良軍到如賊尙在東境當赴濟甯暫駐屆時尊麾或可移宋也手肅奉商

復潘琴軒方伯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戴廟之失僅馬賊數十真如兒戲聞之憤恨填膺十七日寄諭丁中丞交部嚴加議處東省糜爛兵餉交棘殊代焦灼聞弟

十九日自濟啟行由滋曲赴泰安而賊已先由萊蕪入青石關其
至青州無疑貴軍似追不上省三在濟甯候餉更瞠乎後矣兗所
負於東人者先調吾弟至尉氏然弟卽在濟亦無救於戴廟久旱
河涸此天數也東軍疲散而又分顧下游此人事也劫運正熾賊
必先掠登萊青繼由沂淮海而出宿遷濟甯運河明矣吾輩躬逢
其厄軍務愈辦愈壞憂心如焚寢食俱廢弟與省三皆力持反守
運河西隄之議爵相前曾駁過似甚平實無論兩省地段五百數
十里東岸長牆難盡毀西岸長牆難遽修則一隙之疏已虧全局
卽使合數省兵力剋期能就竟限賊於東蘇八府二州之間表延
千五百里處處富庶層層山嶺須費幾多兵力賊亦安有窮時如
湖北德黃安襄四府任賊盤旋五月無法可制其前鑒也若任賊
復乘閒出旣久擾地方卽徒參殺人其有濟耶省三與尊意皆以

擠賊過膠河卽會合東軍堵住使其一入不得再出洵是上策但恐彼未必肯深入或一入卽出我軍前後尙不得齊又聞膠萊河大半淤塞南中湖河俱涸山中小河必久無水興工築牆亦須時日賊能安然靜守羅網之成耶聞咸豐末年捻由登州卽墨高密山險南竄日照贛榆卽守住膠萊河亦難保其不外溢若終竄出地方之害已深兵力亦追不及此皆不能不過慮者事已至此兄未有不急求制賊之策有三說焉兄現調仲良海船兩軍來濟甯暫紮休息並緘商子和中丞酌派張朱紮開河以上未知允否又令舍幼弟赴徐州宿遷均於運河西岸暫紮爲遠圍之勢吾弟與省三東去兜擊步步穩慎或偏入登萊察看膠萊河果否能守可守則認真分紮不可守則放出海贛淮軍開奇鳳由宿遷兜進貴軍與銘軍由沂州兜進或蹙之於裏下河之外東海之隅如又不

行追過運河再議辦法凡事皆有許多難處況極慄悍之賊當完善之地疲敝笨重之軍不敢謂遂有把握足下與省三儘力籌辦臨機應變如有妙法真好圈套飛致做處助力其能說而必不能做到者仍三思見示兄今日至宋郡月底至濟甯

致劉省三軍門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頃行抵單縣聞戲部尙屯濟甯自係待餉未發日來餉已到否賊蹤迅疾何日竄抵青州是否由濰縣逕趨萊州琴軒與東軍緊追或不敢深入登州則由諸城安邱下竄莒州日照而達郟贛皆未可定丁稚璜咨請麾下由滕嶧沂州繞進莒州不過五百餘里視由濟甯往濟南青州七百數十里既省時日又可兼蔽南路甚於大局有裨兄昨咨復丁公未便逕允以吾軍非彼所能調然機勢實不錯也兄雖調董梧軒沈仙槎進沂莒計伊等料理啟程及到

沂莒總在半月貴軍進發尤可剋期卽賊南竄必能迎頭攔截堵
回莒膠而鳳奇繼進可備分路分支之用皖豫協守運河業經奏
明辦運防非東人所願守膠萊則人皆願望兄當壹意籌辦弟能
將賊堵入東境一月運防必有端倪屆時如賊往登州再籌分兵
協堵膠萊現計貴部及鼎奇鳳四十七營以每營三里計之約可
守百五十里東軍再分百里所欠不多若每營五里淮軍可二百
三十五里矣聞膠州至掖縣陸路二百里河路迂曲近三百里淮
部東部可先敷衍兄俟運牆就緒添人往幫則愈辦愈結實或謂
膠萊河多淤澗可於河外多挖路濠深溝或扼要掘梅花坑以限
賊馬亦是一法乞與琴軒相機商籌如膠萊之防可靠則運西淮
軍全數挪進更替入登州游擊真是平賊機會先難後獲當共勉
之張宋不知何日到開河兄與仲良月底往到濟

復丁雨生方伯

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明倫彙編

九

蒞任三月興利除弊游刃有餘固見才力精到亦由大藩財賦強也不請朋友則案牘之勞可知嚴懲蠹書下逮卡員司事州縣書役綜核之密可知今之寬厚者率爲人至清則無徒察見淵魚不祥二語所惑足下默參之果無徒而不祥乎無徒亦不過獨立不祥亦不過拙宦然自到蘇後祇聞譽聲未聞謗毀是公論尙在人矣庫存二十萬此數年未有之前請侯相飭臺提撥二十萬有令執事與釐局籌解十萬之說是否已由前數內酌撥四月十八九以後各處皆得透雨吳中諒亦霑足歲收當可中稔地丁增至二十萬之說必操左券能盡濟餉否目下情形似不可以每月二萬爲定或隨時加提月解容再緘商侯相所論地方釐卡劣員洞見癥結曹益之操守本不敢信乃竟月收截費數百串眞爲貪鄙

應嚴參以做其餘金鴻保亦從前漏網併斥逐之爲幸奪撫轅親兵一百與藩署恐招怨忌但蘇屬平靖已久何須三百親兵或由尊處稟請雇募二十名爲護庫查卡之用於釐局開銷當無不可擒逆竄過運河兄尙在周口敝軍援鄂尙未到齊乃

廷旨不深責東撫之疏失而屢斥鄙人之縱賊所謂擁虛名而受實禍者二十四日宋郡一疏擬反守運河進扼膠萊蹙賊登萊海隅諒已閱及銘鼎奇鳳各軍並進賊已直趨萊州早遲或可辦到望足下密商敏齋等在滬購米將來由海船運送膠州口以濟軍食兄已於二十九日至濟甯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

奉二十八日鈞示敬聆一一倒守運河之議先未敢決省琴各三函力勸省三且以去就爭西林來書願率全軍以從不得已而定

計鴻章向尙能斷於此大利害不覺戰栗旣斷卽期於必成矣子和始欲派宋慶助剿旋見咨奏不得不遵張宋近甚要好較皖軍差強到濟後派定地段豫軍尙可騰出五千人助剿惟淮軍認段過長擬調臨淮三營補其隙自韓莊至宿遷計兵數可稍敷用宿遷下至清江水面寬深而子青概置不問萬一有急西林當倒守成子河也下河門戶射陽湖足可扼斷已屬昌歧察勘將來宜調歐陽鎮陸兵助之丁中丞奮往廓落軍務實係外行戴廟團董控訴官軍通賊接引過河鎗礮未開洵可痛恨茲又屢請銘軍赴沂州假稱就地殄賊乃欲驅賊出境守運固非所願扼膠萊亦不樂聞鴻章祇有孤行己意置成敗譽於度外卽言路糾彈廟堂斥責謹遵師諭耐煩而已琴軒初二日函鈔沅丈筱兄允借譚劉萬二千人出境如膠萊能堵卽調鄂軍替紮運西騰出兩

枝馳往併力惜霆軍正議變通萬難調動耳譚竹翁過此與言酌
撤霆營六千人渠動色相戒謂貽鄂患鄂中復信何如念甚童道
經辦報銷竟有向委員索借之事作梅向未談及昨方令其將蘇
局尾款結清卽行給咨宋國永前稟閃鳳來滋事一案實因霆營
誤殺該馬勇二十餘名搶去馬五十餘匹不得不變本加厲左帥
誤聽一面又惑於劉克庵之譖致以五代藩鎮相訾省三營規尙
肅追賊過速城寨多閉索糧爲炊情所難禁似不至如左公所云
然鴻章則聞流言而知做懼矣蘇局釐務子永丈願往否永翁老
練精細當不爲地方所鄙棄否則客主之間易生猜嫌乞商詢之
鴻章意中無人如永翁不願或令心泉往替但情形生而才稍短
乞酌辦雨生函稱地丁積有二十萬欲得護庫親兵數十名屬其
稟商函丈敝處遇有緩急不時之需再當商提膠州存米乞飭催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

頃奉初五

寄諭以劉英兩帥之奏內意允守運河鴻章敢放手爲之蔭翁欲撥直兵數千協防東運昨聞振軒至張秋勘河已屬其來濟一商如果黃河可靠畿力可分或將戴廟至沈口二十餘里分與直軍湖北譚劉萬二千人昨已咨調七月初計可到防擬替出良盛兩軍由鴻章帶赴前敵進剿惟膠萊相距約三百里銘鼎鳳奇部隊卽能齊集僅二萬三千人恐扼不住則必由莒沂南竄清江防軍萬人未始不可自守子青怯懦調度亦不中肯不過能保浦城北自桃源眾興至三閘南自淮關至阜甯不可無備或謂竄入裏下河水套賊必易滅淮阜一帶賊亦斷不深入固也惟師節所轄餉源所係豈容一隙之疏

廷旨令調江浙兵該兩省似無可調如有可調乞卽核辦拙見擬請師門逕檄王鎮可陞五營於淮關至淮城一帶擇要堵紮使不得由運河東隄下竄歐陽鎮陸兵四營分紮阜甯城圩及范公隄皆深溝堅壘使不得闌入裏下河並請緘商漕帥令其布置三閘楊莊一帶使不得渡運越入湖隄則江北根本固矣卓裁以爲然否張捻東趨亦最可慮所留霆軍八千餘人以備鄂豫邊防似不可少況須遣撤他營應資坐鎮婁峻山五千人若早招齊令至淮揚一帶擇地駐紮操練尤壯聲援運防若成斷無再任竄出之理黃州可無設防均祈酌辦雨生二十九日來函附呈敝處已札提十萬以備緩急求鑿允之雨生親老病革設有一事故可否暫派眉生代理仍奏明百日滿後署事籌餉馭夷實不可無此人也

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豆禁大開沙船及釐稅必又大損總署不肯力持雨生乃以螳臂
當車又因總署疊次追咎並不肯與聞洋務褊心耶巧卸耶昨譚
竹崖過濟與言小輪船必須固爭渠以派人查勘河道卽爲外間
轉圜地步豈知一查便不得了仍堅阻之爲幸約固不能不換但
求勿添條教尊論激切當不至招內忌當官亦無庸避怨忌也雨
生吏治整頓漸有起色其太夫人病已愈否蘇局不可無此人思
之焦切東軍句賊過運

朝旨株連鄙人與豫鄂兩撫督師無狀分應咎責若使大家努力
過甘獨任功則歸人胡事不濟茲擬以運河爲外圈膠萊河爲裏
圈先堵其不他竄而後抽隊進擊皖豫畿鄂協守運西之軍陸續
商調均可應手銘鼎奇鳳四軍將抵膠萊與東軍聯絡分紮冀賊
盤旋登萊半月吾謀可成未知天意如何前檄滬上購運米石雨

生諒已詳致已否起解登萊十三縣半山半海賊騎無可馳騁但慮急則乘桴而逃或結夷爲援膠防若定擬調鄭立峰鳳山兩營用輪船浮送煙臺在之罘山後扼紮深溝固壘以防變態如嫌力單再由此間籌添一二營望密屬立峰預爲準備放膽任事爲要又擬由滬籌解洋藥鉛丸銅帽皮紙洋莊大小礮位及合膛鐵子雇海船運膠州備膠東堵剿之用望屬芝田品蓮等妥細籌辦現往膠州者係鳳軍董鎮鳳高奇軍沈鎮宏富開軍亦卽續去卽使此次諸軍未齊賊已竄出運防大致周密弟必督軍兜剿驅至登萊絕地膠州儲備斷不可少俾各軍就近取攜甚便也

復潘琴軒方伯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

昨奉初七日手書知賊仍在卽墨盤旋中丞已至膠州憑河扼守能杜回竄否

諭旨責備綦嚴劉蔭帥奏議與此閒辦法亦同但冀半月閒賊不
外竄諸軍分段趕緊興辦此局或可有成至爲翹系僧邸前辦連
鎮淄川長圍聞係借資民力力戒騷擾紳民當亦感奮或酌給工價或勸諭富
紳事竣給獎兵民交助可速集事祈商之中丞飭辦吾弟亦地方
大吏便宜行事無論要錢要保舉兄必擔承各營先分築壘樹椿
月牆長溝皆可咄嗟立成先圖限賊大隊驟馬然後再加細工長
牆日夜兼營又慮五更以後露涼睡熟賊乘隙來偷如王心安戴
廟故事不可不防仍須用湘營五鼓站牆舊法以期嚴謹當此聚
精會神之時諸將士格外勤勞格外細心精誠所積金石爲開事
未有不濟功未有不成也地段太長兵力甚單東軍尤不可靠若
人已散布工尙未就而賊來猛撲最易失事應如何虛虛實實策
應保全之法弟與省三諸君妥酌奇鳳兩軍十一日自沂州前進

至膠似須望日望時時與之通信酌示辦法現飭開軍由此路進發不知何日啟行運河長牆已有五六分工程軍火存青州者已委崔令迺輩料理並飭劉含芳軍械移往臺莊距沂不遠上海米船不日當至膠州

復錢調甫觀察

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各批餉銀軍火陸續解到尙無遲誤惟濟局因近來淮軍罕到琴軒遠出各項存儲太少一旦諸軍雲集肆應不遑萬不敷用米石已爲各營借完軍火日有領撥咄嗟立盡視徐所繁簡迴殊仍祈將浦局現存米糧子藥酌量分起勻解多多益善蘇甯滬各所近多疲玩望隨時嚴催之琴軒商請預儲軍火於沂青二郡膠河守住則爲後路賊若回竄則爲適中僕已派崔令解若干赴青州又飭劉含芳移赴臺莊爲挪往沂州張本劉丞巧滑乞代妥籌一切

又派葉清臣吳炳輝赴膠州設局緘屬應道劉道於滬上籌辦米糧軍火由海道運入膠口以備膠萊防軍及東三府游擊之用此皆不可不及時圖之未知各處能應手否省三十一日過濰縣函稱賊於初九日由萊州竄向東北似膠萊河防尙可趕辦但地長兵單到處城寨閉關絕市卽麥麪亦難購濟若再添隊飢乏堪虞此間河防大致就緒鄂軍月內可到僕又緘商馬中丞酌調浙軍五千助守宿遷至桃源客軍有轉運過浦者求代照料正所速移清江爲是

上曾相

同治六年七月初一日

奉六月十七日鈞函敬承一一鴻章二十二日由濟上至沈口巡視運牆大致就緒惟雨後坍塌處正在修補河水正漲賊至必可固守秋後水涸則須加意布置二十八日回濟連接丁中丞省三

來函均云東軍尙未調回膠北尙空十餘里而賊已由卽墨窺撲
正深焦慮茲接琴軒二十五日來函鈔呈似東軍已回各軍牆工
漸集若待至月初宋王兩軍續到聲援較壯或稍放心鄂軍譚劉
等沿途雨水恐不得速亟盼七月半前到濟籌替良盛前去鴻章
當親往督辦未知此兩旬內賊情有無變動耳王歐二軍橫紮阜
甯至淮城究係有險可扼皖軍移紮至宿遷以下之仰化集若浙
江五千能以應手自仰化接守至桃源秋後漕部專守王營至楊
莊雖係雜湊究可分段責成穀山尙無復信未知允否舍幼弟以
十九營分紮自貓兒窩至韓莊百七十里亦太喫力如膠萊不守
擬調董鎮附益之如膠萊守住則須陸續抽調運防前去併辦事
勢至此祇有踏實做去成否聽天而已自保定至京迄未得雨直
省梟匪因饑煽亂嘯聚千人已飭振軒所部回顧大名未便遽移

守運荆紫關空虛

朝廷責之鄂軍鄂無可調能否令宋國永帶寔營就近移紫則鄂
豫門戶較固運防亦無後顧之虞左帥在靈寶稠桑鎮猝遇雷雨
幾至漂沒若逐賊出秦可憂實大蘇釐局如替出子奉卽委承丈
甚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六年七月初四日

弟委弁前往膠萊密察築牆情形頃據稟探聞子集等處牆腳寬
三四尺高處亦僅三尺餘自因倉卒施工未暇加修又各營勇有
稱三月餉領而未發者軍心恐有渙散等語無論是否確實惟膠
河旣經設防援軍陸續前去大局利害彼此同之關係匪輕若不
先事戒備使千金之隄潰於蟻穴吾兄與弟後悔何及敬祈嚴飭
諸將牆濠務加寬深軍心務加激厲早晚水落賊必猛撲但設法

守住賊必有可滅之機又做軍人數過多將來糧餉軍火須由海船運膠接濟弟俟鄂軍一到卽抽隊親督東來一切望預爲照拂是幸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

奉二十四日咨函敬審惠濟雄師裹糧遠役欽感莫名浙軍步隊僅七千人似止可分撥三千李觀察奮往明練本舊相識與歐陽鎮同鄉至好歐鎮於清淮運河極熟就近聯絡商辦余將係蔣中丞舊部諒亦能事弟已將派紮地段大略另咨指陳並擬將來歸子青漕帥商酌調遣矣惟青翁膽怯前緘商浙軍若來紮堵楊莊去清江僅十數里爲彼守門戶似於大局無裨故咨內擬定接守仰化集下至桃源界若清淮有警臨時酌度緩急抽行隊策應尙無不可敬祈密屬李余二君爲荷膠萊河防幸已粗就惟每營五

里河水淺涸究嫌力單東軍分守八十餘里疲弱渙散尤不敢靠
鄂軍爲雨水所阻尙不知行抵何處運防本亦單薄卽鄂軍到後
祇能替出仲良海船萬人前赴膠萊如果膠防確有把握亦僅能
商調豫皖兩軍前去餘皆餉運難繼而運防已空其半防與不防
等耳承允撥水師感極或令隨李道等同來

上曾相

同治六年七月初六日

丁稚璜與省三初二日來緘賊已麇集麻灣聞子對岸東軍牆

坍復築極力堵遏

聞牆僅三尺高將弁剋扣勇心渙散

稚璜函意似不能守又催做

處添隊出勦此等大事毫無定見始終爲此人牽累旣自憂歎師

門前爲毛丈所誤力薦之而寄翁來書又痛詆之真無識也幸鄂

軍望前必到運防兵力較厚屆時膠萊守住擬卽抽出良盛逕赴

膠州替防由東軍自行出戰戰可假報勝仗守則須任責成置彼

於可有可無之列庶不攬局但恐不能久待也浙軍三千糧餉自備似可不須幫助穀山補帆來信均極踴躍惟青帥無理糾纏欲浙軍紫楊莊謬極揚道係漕帥奏改之缺恐要霸占宋國永能守荆紫足塞

朝命然鴻章未便檄調請師與沅丈裁酌飭遵

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七月初八日

籌運膠州米石軍火分批速解賴執事深知緩急諸道竭力匡勦海角孤軍同聲感戴豈獨鄙人仰佩高誼也丁中丞初一日函云賊撲麻灣口米船能即駛進較不費事已飭楊牧照料等語似張國英頭批米尙未起岸也李延舉續批何日放洋前檄蔗農搭解大錢五千串省三軍門二十九日來函擬委員搭船到滬辦錢五千串帳房三百架礮位百餘尊火藥若干求雨生蔗農代籌伊與

執事及芝田不甚熟然緊要急需諸公諒無不幫忙弟昨函致調甫此次賊撲膠防不動援軍漸集俟鄂軍望前後到濟弟擬抽帶仲良海船萬人前去請丁中丞讓出膠州弟可移駐並於上海鹽城分設轉運由海道源源濟送庶無缺誤即使弟不能駐膠而膠防穩固諸軍餉米軍火必須航海轉輸前批令雨生轉商孫竹堂搭船前去布置竹堂能吃苦濟變吳葉兩員不甚可靠也未知竹堂肯去否守長牆以礮火爲要前提蘇局解運防礮百尊迄今尙未運到滬固無存蘇局恐亦不多祈屬芝田趕籌多運礮須架具齊全萬一礮到而賊已竄過或存膠城或原船解回甯做過勿錯過目下膠河水漲尙易設守秋深水涸全恃人力布置賊亦必死力衝撲弟往察看如果穩固擬再酌撤運防各軍併往更番戰守辦流賊止有此法可望結局盡人事聽天意而已若竄過膠萊運

防亦必求守住惟地段更長耳煙臺已有天津洋鎗隊五百似不
便攙越弟赴前敵後察商鄭鎮病未全愈少緩亦妥袁九皋頗能
事李藹堂七月果赴浙否請屬少遲何如換約章程極爲細密似
多可行總署奏調熟手兩生舉孫竹堂兄舉孫文川皆可備選但
既在京議換須執政有定力恐非旁人所能把持老關稅短能有
他法彌補否

致錢調甫觀察

同治六年七月十四日

昨布一緘到否茲有應商各事條列如左

一鄂軍譚劉後路轉餉辦米家兄函牘奉託委員方縣丞等均係
皖人何時到浦一切乞爲主持該二軍初八日過周口二十日後
必到濟甯擬將前解濟防米撥給二千石以作犒賞嗣後由尊處
督飭委員購運譚軍派守靳口袁口一帶劉軍派守長溝一帶俟

兄前赴膠萊察看如果穩固卽調該二軍前去替守米糧軍火再改由海道籌濟

一賊撲東軍膠防退後沿長牆北行直至萊河北口琴軒初八來信正在戒嚴開軍是日已到替出東軍十營往守濰西或可堵住擬派仲良海船二軍二十日拔隊兄於二十二日帶樹三營馬德順溫都統馬隊繼進由濟南青州濰縣再商丁中丞移昌邑兄或自住膠州人多最患無糧銀多最患無錢鎗礮多最患無子藥前飭上海解米五千石先到二千無車駁運續批三千石與子藥尙未報到飭解銀錢並令孫竹堂前往更杳然矣尊處運米恐益滯四海求仙一朝並至或可應急

一膠萊防務果有把握計河長三百數十里須四萬守兵又須三萬戰兵非撤運防不能敷用必以膠州海運爲根本前飭劉含芳

運軍械由青口至膠頃細訪青口不通內河應由鹽河板浦至海州西門換雇海船出口逕達膠口執事曾任贛榆教官當知其詳或謂由海州西門乘潮出海風順兩日抵膠否則不過數日視鹽城尤便捷買米出海須由鹽城自清江運軍火出海似以海州出口爲便方蘭坨德驥向在敝幕現署海牧如換船可託伊照料望再將此路查明酌辦鹽城月運米五千石甯多毋短兄至膠後各軍領米俱令速報支應所核扣現餉不致落空鹽城須設轉運局妥定章程庶海船可絡繹應差膠州現無頭緒尤缺車輛將來兄去再行籌議

一買米銀兩除扣提各軍夫價外可借用平餘銀二三萬兩卽多運萬石之米卽使膠防失事運防亦尙用著各軍米價且緩扣領米再扣朝四暮三毫不喫虧與糧臺商之

一各統領有託運礮械子藥赴膠者望極力照料守牆以此爲至寶昨解濟防礮五十尊現擬令盧應旌設法由黃河運東境未知能達膠萊否蘇局存礮無多金陵彭參將道明尙有存礮祈屬蘇滬通融撥解

一上海解餉至金陵應專用威林密及海生飛龍小輪船天平鐵皮專備護運至膠兄到膠萊卽留該二船巡防洋面輪替回滬若兄到後膠防保住以後各局所宜專力經營海運乞鈔致後路同人爲屬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八月初五日

二十五日長清上書方疑濰西之信不確次日抵省疊接潘王等稟乃知又從王心安汛地出竄東軍本不可靠初意濰河水深丈餘淺處五六尺又隔萊河一道或可暫支旬日倉卒致陷能無痛

心

廷旨訶責加嚴鴻章豈不願早去鼎軍豈能兼顧本防數十里以外當局苦心無從剖白耐煩忍辱而已賊於二十九初一已至青口省三祝三由郟城追下頃令海船由邳州兜進六塘水尙未涸鹽河潮河汊港歧出當不敢遽行深入向來熟徑由海贛經沭邳而回沂嶧銘盛或得一當秋後六塘河涸應如尊意籌添萬人前往協守鴻章初八日可至沂郡與仲良先赴臺莊與舍幼弟察商運防少遲擬馳往下游與子青面籌或令仲良一往開鳳奇良祇可勻作守兵僅銘鼎盛分路游擊耳運防騎虎難下儘力籌辦成否聽天馬隊必須兼練鄂西能助二萬計數七營之用不過千七百人峴莊久不通問函丈力主持之爲感丁應所薦二孫孫士達有才辯熟洋商而未甚精於和約孫文川向爲赫德書記風力稍

差目前似無強於此者或聊以塞責可乎

上曾相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秋奉初七日鈞諭所以誨勉開益者甚肫且遠敬佩曷任運防地長兵雜人皆慮其難靠然長牆已成尙可憑守鴻章尤不能失信於各軍賊正撲運亦無鬆勁之理

廷旨疊次嚴詰昨夜附片略陳並述及尊意暫難照辦之故使

朝廷知吾師弟和而不同也守運用不著銘鼎仍是游擊最苦守牆較逸他軍守尙可用卽鄂豫皖軍亦不至如東軍之滑弱仲良已至桃源設防屬其就商青帥酌辦淮阜有歐王紮營不必長牆賊或不遽深入其撲清淮似仍爲襲運計刻下賊情未定若是常局容再設籌省三十三四日沈陽之戰尙爲得手天霽當已與鼎盛追及今日報賊已北移窩灣一帶並未過六塘河也運防萬一

有成求師門竭力籌濟否則只議長策各省分汛中外總不畫諾
卽暫允行或賊信過緊或事勢決裂責望咸歸刀法自亂若將
欽篆繳銷作一統將認一路何如膠萊前事鴻章當官之謗所不
敢辭本欲含混過去王心安旣不得了琴軒實太委曲何辭以謝
部曲昨覆一疏幾說癩頭但人證口供已齊官事再輸亦運氣也
疏稿密陳乞哂之

復曾沅帥

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昨得二十七二十九初九日手示敬承眷戀勸勵之殷感荷曷極
膠萊長牆已三百里屢撲不動祇有濰河口四十餘里東軍甫經
調往尙未紮牆又不力扼致任竄出天意難知抑人事未盡鴻章
當獨任其咎丁公乃怨及四五十里外之鼎軍又不肯辦王心安
不得不據實復陳百身其何贖矣鴻章十一日馳至臺莊賊於十

五後始撲宿遷運河皖軍尙能嚴守陰雨增漲江境有五六尺水東境四五尺不等冬內消涸總有三四尺人人皆謂不能守但內有牆濠礮臺外有游兵牽制或可僥倖萬一多守數月運東寨密民強無可掠食亦漸窮窘卽拚命竄去不令善脫師門愛我勸罷運防鴻章死不肯捨猶公當年不退轉金陵也譚劉兩將布置甚穩蘭亭分地河淺已屬豫軍宋鎮臨警分隊策應對岸鄂中留婁宋兩軍稍備不虞賊去則譚劉必可先至請公勿憂唐仁廉已到濟甯飭來臺莊尊部盡撤大有黃冠遺世之想

聖意未必放手請稍待鄙人偕隱可乎捻辦不了走不脫祁相臨終絕筆云中興尙待十年後自有賢豪應運來惟祝早來九年耳惠餉二萬深感推解乞以時飭解家兄又下鄉場希付閱

上曾相

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

前奉二十二日鈞示敬承一一漕帥忽商請仍守六塘浙軍李道已移紮浦西彭家馬頭余將尙在六塘歐鎮來謁鴻章令其趕赴下游築壩壩成後再視水勢爲定奪據歐鎮云錢家集以東冬閒水不至涸過鹽河則一片河蕩至海向來賊不能到惟錢家集西至劉老澗口門百四十里日漸淺涸若皆乾濠亦難設守頃因賊又回竄屬幼弟帶親兵八營沿運赴桃源就便察度六塘水道如賊過六塘卽橫出清淮攔截否則換奇軍北來省三在灘上歇兵聞賊近已出勦或能牽制使不深入賊盤旋江境其志急欲渡運耳鼎盛兩軍爲飢所苦琴軒意緒尤鬱伊弟創痕漸愈與宋軍尙不至大衅惟亟欲擺脫東藩嫌疑之際未敢遽允現於沂青充濟趕辦儲糧十冬兩月籌出兩三大枝兜勦牽於運防無此力量撤運則又追勦不及焦灼無似蘇餉供勦捻之軍實甚竭蹶

朝廷若以久無功效遽議攬分大局必將潰散吾師身在局中洞悉艱苦伏祈力持定見勿爲浮言所動如勢不能支似不妨據實瀝陳或請另簡督師鴻章立將所部遣撤以讓能者卽皖漕皆欲分餉不妨以督師推之也前件奉

密寄錄呈

復張子青漕帥

同治六年九月十八日

六塘不可不守弟亦深知其理惟須外察水勢內度兵力必有幾分把握敝軍方可勉從昨派副將朱先民循河察勘據報劉老澗口至莊家灘六十里淺處極多舳舻已不能進口由莊灘至錢家集口稱六十里約有七十里足路其中淺灘可見底者間段皆有小船尙須推行貴部礮船皆停深處不能通行錢集下至龍溝一百三四十里亦有淺灘通計劉老澗口至龍溝卽以口報里數已

二百五十餘里若紮營須丈量更不知漲出若干尊議僅約二百
里每營五里多出五十餘里卽須添十餘營況由龍溝下至響水
口尙有百里再由響水口至海灘海口潮來則深潮去則淺者尙
不知更有若干里卽守龍溝以上而龍溝下至海口置之不問設
賊乘虛繞竄則龍溝以上守如不守今夏維河水深兵少賊卽由
彼竄出其前鑿也下游築壩阻水前姑令歐鎮試辦似祇有益於
龍溝以上附近三五十里若錢集莊灘以上實恐不能有濟蓋劉
老澗至龍溝二百五十餘里地勢南北高下相懸約近數丈上游
砂礪尤多運水落槽口門亦不能灌入其乾涸之處必多理勢然
也弟去冬在徐欲蓄荆山橋河水令於灘上老龍潭築壩迨壩成
而荆山橋上下百十里仍係乾河微山湖之水因口門太高亦灌
不下其明證也弟議守運尙恐以水涸疏防若改守六塘明知其

涸與疏而強部將以曲從將來自不便以疏防繩之六塘既可疏防則運防亦必援例似與大局有礙至貴部與王歐兩鎮專顧六塘兵力極單惟尊部係清淮主兵也以防爲勦得守且守不可守則迎戰戰不勝則退守本可相機活動辦法弟已奏定守運號令畫一豈能先懷兩端清淮從前守運東三百餘里祇歐姚陸師八營極稱神勇今守六塘二百餘里又加數營或得僥倖無事尤弟所企禱而媿對者自韓莊以下敝部守運各攤七里一營冬令漸涸桃源以下亦難獨深仲良方伯等亦止七里一營耳若必令以十二營守仰化至楊莊百四十里設有疏虞必有藉口而弟將何以藉口也總之膠防既失運防亦難終保鄙意防一日是一日何必獨疏於桃清忝任專征師久無功中外交責負咎孔多閣下廿年至好幸勿乘人之危而擠之儻蒙

恩譴責獲釋重負必有能者出而剋期埽蕩之老兄亦可徐賦歸
來矣奇軍已調歸郭子美統帶進剿姑令舍幼弟帶親兵數營往
替桃防仲良與舍弟皆敝部之文弱者故以弱地與守我兄若有
驅遣當令仲良等隨時詳悉稟商但求勿強以力所不逮幸甚感
甚賊已由嶧縣西趨滕兗弟料量征軍將赴濟甯未便回旆南行
致滋謗議所懷萬端筆難盡述以後賊若回竄定派劉郭諸軍急
追赴援

上曾相

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賊盤旋江境月餘銘鼎盛數戰乃走初四鼎軍之役雖陣亡弁勇
二百人營官幸未損折周四兄弟謂向未與鼎營共事不料其猛
很若此琴軒追賊過臺莊氣猶充旺追過滕縣又獲小勝賊輕其
人數少初欲吞之吞不下則亦避之急謀爲添數營適諸將會議

擬俟開軍到濟後分給鼎勳以少銘助子美以琴軒助省三氣類
極合琴軒稟請開缺鴻章勸止之曰下文員真能打仗者少我輩
當加護惜東人怨謗朝論猜疑不敢計也丁公復疏請派重臣查
辦維西

旨未允行仍准王心安留營前此

密旨令鴻章提解正法一筆抹煞轉圜太易同治初年尙不至此
預籌換約鄙見明歲卽有兵船要挾若正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
不可行彼盛氣奢念當漸消退若謂捻回不平外人卽加侮弄從
前蘇浙全陷彼懷兩端亦祇如彼而止今豈更不如昔耶折衝非
徒以筆舌然有至理非掉虛機最怕根本先自慌亂則百病乘虛
而入必至無所不允利權全奪血脈將日枯矣中外皆倚吾師爲
砥柱諒有建白鴻章軍事搶攘之餘神志尙定屆時卽捻不平願

勿因一時疥癬墮數千百年綱紀也運河得守且守賊仍圖竄戴
廟上下此時一片水蕩冬後水涸凍生牆工難就保無疏縱十冬
兩月暫與角逐數場再行相機察辦捻馬愈多我馬少且疲瘦卽
多亦難制勝步隊敵馬較有把握過運後再圖改步練騎餉不能
繼則無辦法殊爲焦慮畝捐歷年辦過可勿專奏或於秋成情形
摺內輕帶數語青帥必令仲良等協守六塘水涸力單終不可守
仲良以去就爭青帥來函亦以去就爭鴻章墨守運防初議不復
遷就毀譽聞青帥欲奏截甘餉一萬賊遠恐未必准作梅回臺否
二十五日擬赴濟甯

復張振軒廉訪

同治六年十月初四日

蔭帥咨商范縣以下河防撥歸東軍兄久不與聞東事賊在腹地
東軍能否兼顧也銘鼎盛軍在海流創賊數次琴軒初四阿湖之

戰尤力自此賊之步隊受創較多狂竄東境偵知黃水大發運防嚴密無懈可入又折而南二十五六日已過蒙陰入沂境矣省三在灘上休養整練劉子務黃桂蘭疲病退去以滕學義劉克仁代之雖非驍將壁壘當可重新使功不如使過令昆玉毋以劉君介懷武毅奇軍併歸子美昨又將開軍撥歸少銘琴軒以厚其力松勳爲一大枝鼎軍馬步十九營亦堪一戰鄙意中原兵事以戰將爲急勦擒尤須奮往子美素尙跡弛此來屏絕聲色刻意喫苦報恩雪恥十月底先後出勦冬閒各軍會戰竄地較狹冀得一二好仗賊無所掠或漸攜貳今年節候較遲雨水亦多黃運不至甚涸冬月未卽堅凍來示及上蔭帥書鯁鯁慮疑非確切天下難事在人做運防以制擒一隅可謂至難已將做到黃河凍合非常有之事雇人敲冰省三製鐵底船燒煤推融之議亦有心思若從此

類設想支持一半月兄再令各軍自北而南兜擊賊豈遽能長驅耐過燈節後則運防可長賊亦必可就地殄除兄月杪已來濟甯吾弟如未移防能否枉過一商大略

復張子青漕帥

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

鄙意非不肯移守六塘誠恐六塘水涸地長終不可靠而先空出運防一段於初議自相矛盾若協守六塘又兼守運實恐無此力量前函發後即屬舍弟赴浦面商一切並親往六塘上下游察勘情形與仲良方伯籌定辦法就近秉承指示務臻穩妥未知舍幼弟已由龍溝回營否穀山同年來函余李兩軍無論守運與六塘必應併駐一處俾得首尾相應卓見諒亦謂然前仲良因肝病增劇呈請卸營李笏山亦請假弟皆勸阻之兵事貴得人和我輩多年至好同辦一事有何不可通商但勿過於勉強則眾情自易融

治矣貴部與王歐各營分守六塘殊極單薄有何安策浙軍六營
由清江守至淮城漕兵守濶河則不過虛張聲勢弟相距過遠未
敢臆斷尙祈穩慎定議並諭知舍幼弟等爲感掄由沂水折竄青
郡省三計可拔隊往追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月初八日

敝軍九關月餉仰蒙竭力籌措感賴曷已併軍之說鴻章久持此
議奔逐未息因循未果今幸藉防運以騰挪郭楊謀勇相濟又最
莫逆以松勳開奇四軍併之力量獨厚兩將誓以死報而王鎮長
厚無條理開營幾至頽廢沈鎮貪利遠不如劉奇營亦多未協歸
併整練漸有新氣省三急呼將伯或者稍張吾軍銘勳各留底營
分守灘上及石佛趙村防剿互用進退均有歸宿劉郭楊潘四枝
和睦無纖芥之嫌差堪告慰省三內忠外許仲幼不免參差目下

以戰將爲急防勦分途各盡其用惟仲幼均有退志須待運防罷後耳賊由沂水北竄已至省東鄒平長山章邱一帶東軍實不能戰丁公由泰安回省

廷旨嚴催我軍追勦銘營由沂東進鼎營由濟西進郭楊二軍須二十外會齊相機兜截戴廟上下衝潰成河聞冬杪不能盡涸節候尙早俟各軍痛打幾仗再行察辦賊中來投者云飢寒已迫部眾頗懷攜貳若不得出運逃降必多不敢信也唐仁廉輕財愛士戰陣極勇可備騎將之選馬隊至少須三千爲一軍暫無此力頃來濟甯求與銘勦會戰且作偏鋒馬鎮以穩練勝而驍果次之知念並陳六塘上游太涸漕軍認守終不可靠舍幼弟與青帥商欲六塘與運河兼守鴻章屬與仲良健飛等酌議妥辦奉聞此後勦兵較盛賊卽南下當令速追裏下河必可無慮作梅回甯函稱吳

中官紳謗議繁興老師糜餉罪固應得惟淮軍撤而丁釐豈能不
解無在不令人寒心遵諭忍耐而已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十月初九日

余將三營獨紮六塘幸賊未遽南竄青翁強令敝部協守六塘弟
以水涸終不可守若賊竄過再回防運斷來不及因此頗相齟齬
前令舍弟往商或兩河兼守目下當有定議仲良畏青帥之偏呈
請卸營笏山亦有去志弟昨諄函勸青翁勿強以所難庶得人和
而裨大局彼亦欲李余六營聯紮清江至淮城但中無定見未事
尚多游移臨警必更活動今日人人皆謂知兵大率類此笏山英
特諒勿在假此後無論守何處想勿分拆已切屬青翁矣賊窺東
境運防難犯折由泰沂出穆陵關初三四日突至長山鄒平省三
已由青州進追琴軒亦進長清子美少銘二十外可出會剿俟痛

打數仗再看動靜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賊竄齊東擄船欲渡數礮船可擊退而稚璜以運防有礙黃防危
言上悚冬至後若大風雪黃河未必無凍處據振軒云張秋至魚
山六十里極慮堅凍直軍過單擬以樹字三營界之濟南青州爲
下游門戶請東軍專駐彼處賊若北來游兵緊躡前截後追或者
不敢逞犯若情形過緊或再調鼎軍隨鴻章赴河北巡防月餘冰
解再回但恐南路運防鬆勁耳目前運牆布置頗密賊有窘意省
三十七安邱之戰殊爲痛快各軍合進可期大勝子美琴軒力厚
氣雄見賊定能死打如蹙之海贛一帶前有六塘後有諸軍亦一
機會松勳二十六日拔隊未知能趕及否諸將皆不肯撤運
廷旨亦不令撤萬一耐過明正賊或可滅鴻章奢望癡想轉自疑

耳

旨調婁峻山一軍東來吾師與鄂中肯放行否又令調江淮水師協守運河勻出宋慶等進剿似只無師船可調冰凍亦不相宜也餉事諸費蓋籌徐臺馬隊甚缺能否挹注乞加意冬底軍事如有起色能商借若干否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奉十月二十二日手示敬承箴愛余李協守六塘似已布置周妥李觀察初到防時猶請添兵今更寂然矣任柱爲省三設計殲斃其弟任三厭代領其眾望實較遜賴逆粵人之狡者善走而不能戰昨復急趨濰昌劉郭潘楊各軍先後追及如蟻旋磨已成游魂屢敗屢竄與粵逆情形差異運防圈套已就早遲或可收功耳中外孰不望速平此賊舍是亦無辦法任他危疑震撼老僧不見不

聞吾兄慮復憤爭足徵關切而今意氣消磨殆盡祇有此賊不了無以塞眾望而報

朝廷僥倖告成亦不煩辭說矣西林奉諱或者奪情若使君還皖雖窮而人和足倚

復應敏齋觀察

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頃奉初九日書猥以任逆擊斃殷殷稱慰捻逆與粵匪差異踞城之賊殫其魁則餘眾立潰捻以走爲業蒙亳曹鄆之爲首者大率親族男女偕行窮年奔竄練成猾勁父兄死而子弟代若世守家法然任柱稱雄十年擁騎萬匹東三省及蒙古馬兵俱爲戰盡實今日第一等騎將好漢劉省三鮑春霆皆畏其鋒設計殲之數天同快自任柱死後其弟任三厭代領其眾兇悍雖亞乃兄賊膽已寒琴軒二十八日海州之戰尙拚命衝突初七初九十一二

日省三子美少銘追及維昌之間一戰卽逃經我軍兜逐四散窮
日夜不息禽殺逃降難以數計或者年內可望埽除但慮兵力走
疲冰雪苦寒游魂稍得假息又恐脅眾散去其慣戰亡命者乘運
河涸凍衝出賊勢又將復振弟日激勸諸將行者守者竭力維持
以了此局庶告無罪於天下耳膠萊疏防中外責謗百喙齊鳴究
亦不知何法能辦何人敢辦弟至此亦不敢自謂能辦也陳國瑞
經張漕帥保奏前過此謁談近頗知書好禮本是戰將其論打捻
亦不過緊追硬打與敝部諸將操術略同未必有剋期滅賊把握
清淮譽之太過直隸梟匪已成流賊劉蔭帥褫革官相豈能了之
或將陳鎮發往一試手耶侯相與作梅等皆憂明歲餉不能濟若
捻卽滅明春須借洋行銀遣撤否則再累吳民一年蔗農諒肯盡
力蘇垣疑議何如米賤銀貴卻大可憂錢款運浦如不甚多就清

淮換銀搭放乞與兩生調甫等商之運防各營可搭數成大錢游擊之師必須全銀換約大議尊擬各條甚明切遣使已見明文鄙見以不換發端高一層入題卽換亦持以鎮定堅輒無甚衅端愈張皇愈召侮今日政事大都如此可慨也明年關稅撥京餉若干四成能留更妙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一月冬至日

奉十八日惠書敬承訓示任柱斃後各軍續得大勝疊經咨明賊餓而窮但仍流走不息松勳緊躡至日照十七八又由東北山回竄諸城省三甫過莒州計已折回琴軒與唐仁廉甫入諸境可迎剿也兵勢復自南而北飢疲之餘恐不及抄攔賊前或由濰青經濟南而西但冀水涸冰凍後不出運牆明春或可收功聞馬賊不似從前之耐戰賴汶洸李允俱五十歲內外人老滑亦不易制李

允曾向琴軒求降似非甘心賴則不降屢屬諸將嚴整待之苦寒
缺糧奔逐日久總慮赴機不速換隊無人耳婁軍留鄂賊若竄出
仍堵不住鴻章反復籌思仍調徐境協守運牆於此聞大局有裨
於鄂亦無甚損霆營餉前已辦妥此後鹽釐常解鄧訓誥稍能
整飭似可無虞峻山有江西五萬按月解由清江轉交求師常爲
飭催俾資接濟該軍至守運而止卽不再北調矣冬晴甚暖黃河
迄今未凍振軒亦云魚山上至張秋易凍滑口下至海口雖凍不
合河流箭急理勢然也各軍跟賊絕流似無此暇事已至此未便
多慮梟匪南趨海豐德州一帶裹脅千餘人殊難速了蔭帥日夜
追賊乃得視職官相未知如何措施沅丈脫身甚是惟吾師重負
恐不得弛近來又有頭暈舌澀之症祈靜養強支以待賊平再議
秦晉均大可憂壽卿戰狀尙無續報鴻章擬在濟甯度歲水師補

缺昌歧已咨送否張西園圓輓可撤惟蔗農需留耳

上曾相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奉初九日手諭以瀾河之捷殷殷稱快嗣餘氛下竄維揚不無警動吳道又生掄賴逆閱所呈親俱及舍幼弟邗上來信知已確鑿僅百餘敗賊潛遁天盱幼弟派馬步小隊追及頃據余道思樞自盱邑津泥鎮十八夜來稟正圍勦聞李世忠忽云係他招撫將餘賊一二百人收入舊縣圩內或先在西林處說明耶此股已算了結鴻章似可銷差昨十九夜紅旗入告片片鈔呈鈞覽未知能奉准否擬明春裁撤營頭先零後整每營須補欠三箇月前屬雨生敏齋商借洋帳陸續以釐款扣還師意如以爲可乞玉成之或有它處設法候示遵

復陳壽卿侍讀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從軍十五年京邸舊交邈如隔世側聞戢景海濱闔修彌懋維邑
人來詳詢高致輒用景仰前奉手教敦勸良厚愧弗敢當適有瀾
河之捷諸軍併力賊眾全殲自是追奔逐北沿運降納數千至揚
州而禽賴酋至盱眙而埽餘燼賴

朝廷威福東皖楚豫之民災患稍紓鴻章倖藉手以告成功何力
之有省三將略超羣絕倫於諸將猶布衣昆弟之雅無意氣頡頏
之嫌浮言殆難盡信統今日之軍辦今日之賊其艱難蓋不可名
狀珂鄉人士質直好義屢勝之後兵益不飢殊堪嘉憫前屬趙郭
諸君於圩董出力者彙請獎敘未知果能覈實否軍士疲勞已極
鴻章志力亦甚竭蹶昨於報捷疏後懇辭加賞乞解兵柄西北多
故未蒙遽

允天下豈止一夫不獲窮吾生而爲善爲勞而終無補於世前瞻

後顧皇然若失求如老前輩之淑身寡過其可得耶竹如先生尙
在金陵來歲主講廬州似須到館朗軒有爲集資謀田里之說成
否久未與聞永丈委管蘇釐聊資菽水而一官未易得地承念並
及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七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卷之八目錄

上曾相

同治七年正月初四日

上曾相

同治七年正月十九日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上曾相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復陳作梅觀察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十七日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

復尹杏農觀察

同治七年三月十九日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復曾相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初四日

致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初五日

致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

復沈幼丹船政

同治七年四月十七日

上曾相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復張振軒廉訪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三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四日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七日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八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八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九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二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四日

復曾相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五日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六日

復吳筱軒丁樂山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六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六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八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五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五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復張朗齋宋祝三

同治七年五月初一日

復陳慶雲侍衛

同治七年夏至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五月初三日

復曾相

同治七年五月初四日

復鮑華潭侍郎

同治七年五月初四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五月初九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五月十一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五月十七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初一日

上曾相

同治七年六月初六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初十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

致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十六日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七月初五日

復曾相 同治七年七月十五日

復都質夫將軍 同治七年七月十七日

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曾相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復曾相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十月初三日

復吳仲僊制軍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復何筱宋護撫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致吳仲僊制軍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天中初開軍
日並七午十二日
初八日

日並七午十二日
初八日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八

全集二之八

桐城吳汝綸編錄

上曾相

同治七年正月初四日

獻歲發春伏維福履康強爲祝去臘二十四日函到否奉二十二日手示敬承一一余思樞追李允等擒酋至舊縣又隨李世忠至五河自十六看守至二十四日李世忠知事不可寢兩次稟求招降陰伺皖軍之來救二十三日張得勝牛師韓全隊集於五河乃公稟力保世忠統兵帶李允等赴晉收降張擒而英中丞果派史念祖齎令箭赴提又咨稱親往懷遠迎候察辦鴻章不懼李世忠之反覆而畏英西林之邪氣逆探其情先於二十七日馳奏今奉元旦

寄諭飭西林將李允牛遂任三及餘黨訊明正法不知另有神通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八
幻術否奉兩咨批實係正辦英帥或可遵教鴻章前辭關防誠以
齊大非偶不敢與疆吏挈長爭短退而求息乃

廷旨慰藉不允所請續

諭仍嚴催派兵赴河北鴻章移駐黃河南岸就近調度省三子美
琴軒諄求三月假仲良幼弟請卸勇皆來濟甯聚訟不休論軍情
必須稍爲息養論大局則又義無可辭左帥自請赴直又有官老
及各撫帥都統事權不一糧餉難濟亂源方長焦灼曷任往替師
門承辦東捻謂事竣當可告饒變故環生竟無止境終必潰敗決
裂而後已奈何奈何張捻已至衛輝之延津壽卿與郭鎮喜都護
已循淇輝而北豫軍張宋二十七日亦抵延津恐蹙往大名事機
更緊壽卿必不至罹重咎此閒籌遣零營併添馬餉少遲令幼弟

卽謁商

上曾相

同治七年正月十九日

初四肅緘到否昨奉初一日手示謹聆一一鴻章自從幕府不愛
官爵函丈尙能亮其素心此次出告奮勇願爲吾師畢未竟之業
貪天之功倖告厥成謂可長揖歸田矣省三臘杪來濟每以有功
不賞有過先罰爲酒後牢騷之談其視榮利亦尙超脫但素性輕
率勞苦極而求退豈非人情樞寄屢趣北征鄙意與之虛與委蛇
俟其自奮適張捻竄定州諸軍未到鴻章尙未復奏乃蒙

赫怒褫其翎衣世職並查參劉善溫諸將迨鴻章十二日復疏到
壽卿與郭張宋等亦趕至保定

天威忽霽甚哉不可測也求諸侯莫如勤王此等大節我輩豈不
力爭或以偃蹇推諉見疑何不學無術至此琴軒子美少銘海船
退志已堅忽皆投袂而起諸將雖野尙知尊親省三因陳國瑞爲

六七王所倚愛恐爲中傷浩然回里二三月後當徐挽入營或令
由汴北向自爲一路耳師與通問乞憇慮之鴻章此行迫於大義
喫苦受氣是分內事擬再與左公議和但勿相犯決不失敬畿境
麩每斤八十文草每斤二十文兵馬如何可支昨請由滬解銀二
十萬兩如能不算正餉尤感厚意日來無續報賊或由保陽南趨
俟過河後察度進止河朔古戰場人少必不濟事初擬遣撤今帶
去鼎盛勳毅四枝附以吳長慶十一營銘軍續進馬步逾五萬僅
幼弟與華魁桂十數零營布在東蘇之交是否尙須酌留彈壓抑
可次第盡裁師代主持檄行已屬幼弟送行後南旋請命竹莊署
皖撫心泉能否委署一缺乞酌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來示關愛逾恆至深感佩臘底東捻平後奏明各軍須稍休養是

以初次樞寄語意甚緩

雷霆忽震前後判然迨是日覆奏到京而

溫霽又頓殊矣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若使辦賊者獲罪何以
激勸將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効歸去斷不以目前榮辱介懷京
畿緊急義應赴援琴軒二十二日過阜城逕由饒陽進勦稚翁在
河閒未知能遏其北趨否賊非勦不得退秀相徒令張宋扼堵似
於地勢賊情尙覺隔膜將來能以衛懷二郡爲歸宿先堵濟源之
邵源關清化之天井關俟其西趨大軍由東北兜壓分扼沁河乘
勢蹙之或有聚殲之一日否則畿患無已時奈何朗齋等前事可
隨意解釋公之公忠今日誠不多見乃亦爲侍所株累耶

上曾相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瀕行上書後征途煩冗久未詳布連奉正月二十四二十九日手

教敬承誨念殷肫獎勛深摯感佩無量北事遽棘鴻章念疲軍之
難振著鞭之已遲陝豫諸將先到亦尙可支故渡河中道小作句
留以俟後隊在東昌聞左帥總統正慮將士畏沮抵德州則局勢
又稍變矣疊奉樞寄均呈冰案茲不贅言左公縱賊北向應專責
成愧奮之餘意度似漸闊達其實勦捻之事大帥但籌全局前敵
須付諸將調度本空文也賊往來保定以南河閒以西已踰一月
初圖竄出北口繼欲南越滹沱適雪水驟發不得逕渡子美少銘
十四入直境十六七苦戰安平鴻章是日抵景州偵知賊步皆改
爲騎將四五萬諸軍與之追逐迄未能放手大戰郭楊商送輜重
騾駝於德州日逐百餘里方可及賊十九日又獲大捷賊又循深
州而西左公在正定未知果扼其南竄否賊情似窘而勢未甚衰
千里平原無一圩寨張總愚叔姪兄弟帶隊真成死黨殄滅非易

焦灼曷任幸郭楊劉郭張宋皆爲勁旅並能和衷諸帥卽不相聞
問將士和或機會可湊泊也解津十萬兩已到足紓眉急蘇局艱
難固所深知請仍酌抵額款直境政亂民頑實釀劫運不獨年荒
食貴爲可虞不才旣蝨其閒祇有竭力辦賊恐賊入晉而兵不能
隨去耳胡光裕信未到局中不覺危險亦不敢懈慎修請釋慈廩
去臘復奏修約稿附呈摭拾常談殊無足觀另片代陳兩生條議
因留中未便咨行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昨奉正月二十六日手書以任賴捻股就殲重蒙獎藉蓋由
朝廷洪福羣帥協力諸將爭先乃倖收聚殲之效鴻章因人成事
何力之有丈期許過情益令赧悚惟僧邸殉時執事早有推轂之
議茲幸不辱知愛自問登壇之初實無絲毫把握殆天幸也此役

全仗省三逐賊三年勞憊太甚去臘報捷卽附懇寬予休養已奉
恩准適張捻竄豫簡書星火省三臥病不起正在勸駕賊已至保
定而

嚴譴下矣鴻章卽擇別部親率北行前抵景州偵知賊步盡改爲
騎往來如飛在深定河保各屬盤旋是效馬賊故智以疲我軍湘
皖豫淮諸部不下七萬而騎隊究少不能制其死命畿境固未足
了之晉西河朔亦無圩寨賊不困窮如何授首焦慮曷任秦隴劫
運更長楚勇過於穩慎尤鮮驍將惟左公志氣甚強能不專信湘
人事猶可爲若鴻章才本閭弱軍中十六年銷磨殆盡部將省三
海齡輩爲捻所苦久乞歸農斷難強之遠行文困處關中求去不
得時爲悵念聞逆猖竄近潼華能遏令西趨否

復陳作梅觀察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自去臘任賴就戮疊奉惠書心如亂絲久未泐復讀正月二十七
日書千里如在一室非公知我之深不足喻其精微也不才晚出
倖立微名忌謗所由易起立身常作退步想但求如同治初元以
前境地豈不綽然有餘至受

恩過深當使報效之實逾於榮名則欠闕庶不在我而物望亦可
稍紓此提師非援不待終日計較者惟省三志氣頹極無力感動
之淮部不免減色張總愚擄馬數萬橫驅畿南每謂任柱無識官
軍能戰應不與戰專以走疲之則可常活乃天下至無賴子老亮
絕非敵手陳國瑞劉壽卿郭子美等皆中材不久必告疲乏英姿
颯爽如省三或有法制之耳縱萬騎於平原猶縱虎狼於山林或
謂可卽殄滅奚翅夢嚙弟恐河閒爲東軍食盡糧草無出故暫駐
景州少遲擬移武強之小範河口就津門糧路兼爲前敵策應後

路零營均裁月可省餉六萬併解前敵以年爲期如能將張捻滅
盡弟可從容釋兵師相雨生暨諸君子全終始交義亦天幸矣蔗
農敏齋皆實力爲公切勿爲浮議所搖心泉又准部駁須引
見後核辦竊恐未能得缺渠卿先生遺孤酌贈百金豹岑唁函望
卽代墊奠分糧臺應否移揚鄭國魁有收復蘇城大功撤營後當
如何位置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東西闊絕音敬久疏頃奉二十日定州手示敬審節鉞宣勤前旂
遄發功成指顧虜在目中至爲佩仰捻逆數欲東趨未敢越子牙
河卽滹沱狂竄弟行抵景州熟察形勢河閒以東過大城文安則
爲淀沽水套必須過子牙河向青滄南走進退較寬去冬梟匪東
擾亦屢由滹沱運河逕渡景德衡武上下一片平曠除滹運兩河

別無控扼之處弟故暫駐景州以鎮之子美少銘與壽卿朗齋會商兜勦日來屢以夜戰取勝賊勢漸蹙惟萬騎飄忽往來無定日聞避兵不與我戰步隊雖棄輜重仍苦不及馬隊單進又恐立腳不穩俗云風攪雪陣勢蓋非馬步相輔不可郭楊騎軍亦僅二千餘客冬追逐疲憊勇殊駁雜未及操練他軍馬隊更少亦恐未禁大戰殊堪焦慮頃據武邑探稟捻於二十七日五更自藁城樓上村偷渡滹沱南竄未知確否大燾逕指何路如何規畫祈隨時詳示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

二十八日肅緘何時得達頃奉二十八日手示敬審督勦勤勞指揮素定賊過滹沱淹斃不少子美少銘追及趙州界內馬隊擊斃多賊步隊則趕不上壽卿諸軍亦過河兜躡初慮由大名東趨館

陶邱縣一帶伏莽句結茲聞由鉅鹿竄磁州狂走如飛聞滏陽河
岸高滏漳之間僅三十里若皖軍牛師韓等馬步橫出恐其由邯
鄲直趨黃澤關大道晉省果有防軍否如西竄不得或由成安走
大名衛河深不過四尺淺處可涉此路空虛平曠可慮也弟於正
月二十九途次曾疏陳直隸非滅賊之地總須擠過衛河蹙入懷
慶境內自太行山腳至黃河沿不過百餘里又有沁河自山腹流
出歸黃岸陡沙陷沿山帶河排紮重兵迫之於險但須晉軍嚴堵
九里口風門口及濟源之邵源關則賊無去路馬難馳騁似一兩
仗可滅其時畿疆正緊樞廷聽其言而不甚措意繼或忘之乃令
皖漕各軍併紮河朔賊畏兵如虎走虛而不蹈實若竄東固無可
制竄晉更不易爲矣壽卿報擒賊供稱將往清化伐竹矛頃又有
賊趨彰德之謠果爾願公留意敵軍久戰疲苦中外皆知賊在東

豫必勉效一臂之助西去則饋餽不繼兵力難支敢乞垂諒弟今日由景州啟行擬赴冀州大名相機暫駐相距漸近諸候裁商傳聞賊祇有騎僅三四千未知確否我馬兜逐平原力仍不及善部黃旗馬隊涕泣思歸雖能戰而無鬪志亦僅三百餘耳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十二日

昨奉初七日手示虛懷汪度料敵如神曷任欽佩涇渭之防不成由於北山路平口多兵力不能徧及非操術之疏滌相前議守賈魯沙河未成弟去年運防倖成所謂不可以成敗論者嘗怪明季諸帥辦流賊十數年於堅壁清野守險困賊之道始終未甚措意卒以亂天下捻雖似流賊其攻城劫寨本領遠遜是惟濠牆足制奔突矣直境無圩寨不能斷賊糧河淺而長不足限賊騎或謂宜守漳衛河漳淺無岸難築牆衛河至臨清已六七百里臨清至張

秋運黃交匯處又三百里淤爲平地無論費兵太多卽守住衛河
北岸縱賊由東昌入武定則津門又警弟故有蹙賊衛懷之議亦
知其難於必成但舍是別無長策今賊又被張宋等軍攔頭逐出
張逆極狡猾此後或不再入圈套或一人卽出如上年舊口故智
使我不及布紮或轉瞬北竄東竄使我不遑奔命各軍飢疲久不
得息千里一蹶尤可危慮弟初十日行次大名欲待鼎軍頃聞賊
由延津東趨子美少銘已赴滑縣弟卽帶所部前往開州相機扼
剿竊恐不得地勢攔截是官話追逐是白忙也聞大纛已抵鄴郡
與和帥如何商計幸示一一賊若南走途中或可把晤若北竄則
又當分路繞前矣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十七日

十二日大名瀕行一緘到否頃奉十四日北高集手示知已攬轡

東征未獲，掘謁爲悵，尊弁回大纛，是否改道由內黃、濬、滑前進，抑由南樂、清豐取道，亟圖一晤，教言詣商大略，又恐途閒交臂旋失，弟到大名，後察度該郡是守地，非四戰之地，適聞賊已東竄，必逕由清豐、南樂趨濮、范、朝、觀，與水套土匪、館冠、馬賊句合，則直東大被蹂躪，承諭子美、少銘進濬、滑，弟亦有函約束，來會，勦十四日行，次開州，子美等專弁來告，十三日在滑北，大伾山攔頭，痛勦禽馘無數，追四十餘里，劉郭、張宋各軍亦由東南截追，此役殊爲痛快，賊負創西奔，昨探已至衛，輝、子美等亦追至衛矣，擒獲老賊，供稱張總愚欲竄晉，因眾酋不願入山，是以回竄，想到大名，過河由東北竄走，等語，若竄晉不得，勢必圖竄直東，橫攬六合，蓋無此平原千餘里，無圩寨有伏莽之區，賊勢雖窮而智未窮也，諸將多願就漳衛以南兜滅此寇，不願再往直境，徒疲我師。

廟謨更不欲畿疆復警賊若循彰德大道而北未知子和中丞能
否控扼實切懸慮東竄則路逕較寬取勢尤順弟因子美少銘已
進衛輝琴軒厚齋適至姑令由內黃進扼濬滑相機左右迎截弟
自紫開州開爲澶淵舊治五代梁晉相爭重地正與今日局勢相
似賊再東走有子少二軍攔其頭琴厚擊其腰敵軍進而兜截之
賊若由淇湯北趨鼎軍亦由滑縣過河橫出夾擊愚慮如此或於
大局少裨高明以爲何如若各軍能擠賊至衛輝以西齊心排紮
可無北竄東竄之虞屆時開滑方好鬆勁前敵又添兵力仍祈隨
時熟籌全局次第酌辦張秋河套弟有水陸各三營扼堵必不能
過天井風門邵源各關尊意如何籌備舫仙守險實可靠似宜由
台端逕行檄調便中附奏似比陳慶雲差強茲有懷慶河圖一紙
甚詳稿附呈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

十七日驛遞一緘未知何日能達頃馬鎮專弁回敬審弭節天雄
動定增吉弟先未得訊不克稍候兩日竟慳一面悵歉悵聞大
旆將由井店滑縣逕指衛輝想未得前途賊信十四日子美少銘
壽卿追至衛郡十五辰刻賊又繞避我軍向東回竄郭楊跟剿數
十里賊又折趨東南盤旋封邱一帶郭楊恐其由封長北竄十六
日抄過滑縣適潘方伯已先至滑諸將以長滑相去九十里議將
三軍勻紮橫截北路西抵衛河東至黃河俟布置稍定再抽隊進
剿但慮猝難辦妥賊已逸走又或此路堵住該逆繞由淇輝北走
弟擬在開州小住數日視軍情賊蹤如何再定進止公若前進似
不宜遽往衛輝轉落賊後淇縣自山腳至衛河西岸道里似不甚
遠儻能酌調一二軍布紮先斷由衛至鄴北犯之路與滑長相聯

絡從此便可放心在懷衛一隅縱橫兜逐愈偏愈緊此賊或有了
期李子和尹杏農等主守漳衛河之說漳河水淺沙寬無岸自臨
清至張秋三百餘里運河無水亦難堵紮費兵更多執事必亦不
深許也琴軒子美等分紮滑長淇縣之議亦非上策並恐趕辦不
周然地勢實較緊湊於目前剿局有益無損乞公衡度主持之無
論馬步不設圈制徒事追逐能勝賊而必不能滅賊此義甚明能
否枉過開州一商或俟莅滑後弟再前往面請教益特屬幼庵恭
迓代致區區

復尹杏農觀察

同治七年三月十九日

頃奉十六日示書所以開益而敦勛之者至深且摯忠言古誼銘
佩曷任守漳運河之說自張捻入直後卽多預陳此議弟正月杪
至張秋適接張振軒廉訪書條陳及此特由張秋循河至東昌察

度河身淤狹已爲平地實不及丈五之溝漸車之水自張秋至臨清陸路二百三十里河道紆曲三百餘里置守則每營三里卽須百餘營又自臨清至館陶運河水程百五十里自館陶至漳衛合流處約數十里共二百里以每營四里計之亦須五十營皖漕各軍三十五營東軍約亦三十餘營卽肯通力合作尙少八十營況散錢徧地有將無帥有帥亦未必同心此守運之議難就緒也漳河水淺兩岸多平灘漫沙最礙興築以沙築牆旋築旋塌凡可守之河不論水淺必須岸高而土堅故運河衛河沁河可守而漳河不易守交漳口以上是否無須設防自交漳口下至漳衛合流處按圖約計似不過二百餘里若遣人沿河步算恐不止此敝軍僅六十營必置於無可守之區亦非穩協此守漳之議似可行而實無把握也守漳不成賊必北竄畿疆守運不密賊必東竄而至津

門與其畫遠圈不如畫近圈子和中丞前函閉漳斷衛鄙人未敢
附和至蹙賊懷衛鴻章自正月北援時再四審慎而出此議竊幸
賢主人尙有同心執事雄才大略熟習軍情蓋不一贊成之賊情
雖窘數千精騎盤旋衝突於延封長滑之交步隊固趕不及卽湊
合馬隊亦追不滅琴軒子美等頃議排紮於長滑一帶東抵河而
西接衛未知能否辦到而自衛輝淇縣北至山腳度不過數十里
再聯紮至衛河邊費兵似不甚多能否請於和帥趕速布置左帥
頃次內黃弟已專緘商之善厚齋馬隊月餉務懇再濟數月以全
始終之誼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日

專弁至浣奉惠書以賊回衛輝復向西南奔竄擬飭各軍聯營排
進自東北兩面步步圍逼如遇形勢可扼地方就便屯紮臨河築

牆使不再出再派隊兜剿蓋籌偉略將來滅賊機宜斷不外是欽
佩曷任賊於十五日辰刻又繞避我軍向東回竄子美少銘跟剿
數十里賊又折趨東南盤旋封邱一帶黃河船隻聞均提歸南岸
春水正長朗齋等尾後兜躡子美少銘遂抄往滑縣與琴軒會議
將該三軍排紮長滑之間西抵衛河東至黃河聯絡布置以扼北
竄俟少就緒再抽派馬步進剿日內甫經分段籌辦各軍游擊既
久鍋帳鋤鋸未齊未知能卽辦到否賊之竄路以滑濬開長爲最
寬敝軍相機由此入手賊或乘我布紮未定突出東擾或轉由衛
輝淇縣北走查衛淇兩城西至山腳不過數十里水溝甚多東至
滑縣道口與敝軍接界亦不過數十里若蒙台端速調二三軍擇
要分段趕速堵紮先斷由衛至鄴北犯之路再商抽大隊進內兜
剿偏過清化懷慶一帶愈圍愈緊卽使窮寇返奔仍不過懷衛三

四百里閒視去年運防局勢似更湊泊衛郡東南平曠數百里諸軍排進賊騎倏忽旋繞轉瞬落後未必能待我擇地紮牆茲琴軒等議就黃運相去百餘里閒及時趕辦倖而有成根基已立若不成亦於堵剿大局無損此外計有劉郭張宋程牛方七枝或分兩三枝聯紮淇衛或全調淇衛之交聯營布置數日後牆濠完整再議某軍留守某軍進剿或防剿各半共成大功是在諸將之齊心與麾下及左帥之發縱指示矣季公已過內黃昨專員齎函奉商但機事不宜遲緩務懇就近諄飭皖豫各統領迅速酌辦儻任賊由淇湯北趨匪惟聖明責備將士亦疲於奔命侍少遲卽進駐滑縣並乞轉飭該地方官籌備芻糧無任感荷

復李子和中丞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十日肅復一緘旋奉十九日惠示敬承孳畫周詳賊情地勢洞若觀火佩仰無似前函轉達諸將之議就長滑黃運之間排紮是日甫經分布斫紫樹椿賊卽悉銳猛撲各軍調隊堵擊而逆眾卽由滑縣東北闖過矣尊論操之過蹙稍縱卽逝誠極精當侍前亦慮及該逆乘我布紮未定突出東擾周防無術焦灼曷任郭楊潘善各軍立卽拔隊由滑濬循衛河兜進侍前派唐陳騎隊往助中途遇賊小挫陳振邦中鎗而殉所部倖全復派盛軍親兵由開州赴內黃夾擊本日逐賊獲勝聞逆蹤循河東北竄走若不得過河西竄將由內黃北趨未必再回延封入我圈套賊專以騎勝遇大山大水卽避漳衛之防猝難就緒卽流入東昌運河無水斷難阻遏終無歸宿之方朗齋所言似係前數年運河情形也守漳衛運大議須合數省之力侍實不敢主持前已詳復杏農兄藉澈籤覽

季帥回鄴後作何區畫秦中涇渭之防未成恐不欲再發難端此
次未及晤商殊以爲歉張逆素最狡猾又懲於任賴運東之困上
年涇渭之窘故一入清化而卽出一聞長滑樹柵而卽搶過各軍
均在衛南此時卽擬防漳運殊趕不及尊處能速派一二大軍緣
漳衛北岸兜截冀與敝部併力逐令南竄或東趨畿患庶少紓耳
承允協善軍之餉當飭令努力殺賊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頃奉二十日湯陰手示敬承一一佑庵鎮軍回營備述蓋躬迪吉
籌策精詳佩慰無似十九郭楊潘三軍甫在長滑之間分段排紮
樹椿該逆適游駛長垣以西聞將被圍卽乘夜猛力來撲黎明後
我軍調隊迎擊逆騎於罅隙處突過狡猾已極若稍待三日長牆
興工或可圈住弟前慮猝難辦安賊已逸走不謂如此之速也賊

循滑濬直奔東北各軍緊躡使不得逕渡衛河正恐北岸空虛曉
夜擄船猝不及備弟隨身親兵各營均派往南樂內黃兜截欲赴
大名緩不濟急今得大旆由西沿河而上聲威甚壯足伐賊謀而
固畿疆感賴曷極連日擒賊及逃出老賊供稱張逆不敢入山並
不敢深入懷慶絕路惟戀直東無圩寨平曠之區萬騎可以馳騁
衛河自大名以下愈寬愈深向來梟匪來往必須船隻擒人馬俱
眾非搭浮橋不行過館冠後本地馬賊勾引難保不在巨鎮馬頭
商舶稍多之處搭橋圖竄祇要東西兩岸隊伍尾追彼或無此閒
暇聞東軍有紮河西者恐臨時紛調又如臨清德州皆有浮橋乘
機闖過亦意中事前旂所及伏希加察子美少銘琴軒三軍大隊
逐賊而行賊騎我步子少等奔走尤疲卽欲繞過賊前勢有不能
但冀賊不渡河在東郡上下縱橫兜擊痛打數仗再看機會蹙賊

運東之議東人津人必不願從聞卓見亦以津門及臨清至張秋
乾河爲慮此事須賊情少定再商壽卿與張宋等軍聞今日均由
井店追去老湘營殊苦疲乏將來若藉屯紮以休養庶可復振鄙
意亦欲請省三軍門出代郭楊稍息但省三尙堅臥畿輔恐復警
耳尊需洋鎗子藥已令後路調撥大名存藥帽無多聊應急也另
致林委員函飭交

復曾相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月來奔馳倥傯軍牘閒有耽閣細察賊情以走自活卽以走疲我
遇單弱兵將及馬隊孤行則又縱騎一撲其標猾過於任柱任好
戰猶項張則似劉習三國術義者多詭智雖不足亂天下久延氣
候亦攪局也懷衛阻山帶河平坦處僅百餘里卽紮旱牆足以困
賊吾宗始似允行敵部由滑濬偏進皖豫各軍乃由內追出琴軒

等不得已爲長滑排紮之議十九日甫紮樹椿賊卽全力乘夜衝
撲二十日辰刻已闖過賊中云不怕打而怕圍但誰肯棄一塊淨
土與之二十三日賊趨東境諸軍兜追暫不得過衛河其志終欲
走京畿以出北口耳朔方擾攘恐無已時惴悚奚似讀致省三書
肫摯可興頑懦渠固知北事不易著手東征本屬僥倖也懷衛謀
成不待省三而卽滅失此地則無指望儻肯俯就添一游擊健將
鴻章亦專緘敦請之左公書問甚勲近知此事仍非擇地圈制不
得了局奈四顧旁皇無處下手祇得隨隊尋賊而已直境柴草維
艱兵與賊皆取資於民千里無寨所過已如梳篦故民仇兵甚於
仇賊久必不堪設想鴻章謂從軍十六年此爲下下籤左公意興
甚壯殊可敬佩雨生火候未到總由歷練稍淺望師門時加甄陶
當自進益東案保單迄未暇來示謹識彙辦筱兄頃當過謁蘇浙

同心餉事亦稍有裨惟兵事不了爲愧少遲當移往東北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弁回奉二十六日手示敬承一一賊前由滑縣衝出時適郭楊潘三軍於前一日甫經分段扼紮相距較遠布置未及驟調未齊賊得從樹樁中猛衝而過唐陳馬勇中途遇賊力戰小卻以無步隊相依子美帶隊趕至乃擊退聞馬匹所失無多嗣該三軍大隊會追賊又不敢拒戰弟由開派周吳兩軍赴南樂截剿二十三日獲一大勝賊益狂奔入東郭潘等已緊躡前去賊肯戀戰當可合力痛剿惟子美少銘等自去冬馳逐迄今未息沿途購糧不出飢疲可憫弟已馳緘令其體察軍情或至臨清德州河岸扼紮休養整練與尊旨適符防運河以蹙之津武東臨四屬局勢較去年尤緊惟去年運防七百餘里中有濟甯徐州各湖戴廟黃水漫溢倚水

勢以自固故宿遷上至東平賊不敢撲然猶費兵七萬餘人北運
河水狹岸低無他借徑自天津至臨清水程已九百二十五里另
單附呈自臨清至張秋年年黃水倒灌淤淺成陸又三百餘里鄙
意自津至臨清每營七里須一百三十營自臨清至張秋每營四
里須七十餘營合之須十萬餘人統計陝豫皖淮會剿之師不過
八萬守尙不足何從抽出大枝勦兵東人必不願從京直各軍亦
難相強明知此局辦成賊可望滅非常之舉黎民懼焉子美琴軒
均有函懇鴻章未便臆斷敬請卓裁通盤籌度示遵子美等謂
何段最難請力任之則莫如張秋至臨清敝部共六十營實苦不
足又莫如天津物議多而水勢深名似難實則易也尊論地遠力
薄難責堅守但張遠勢消納宄軍可謂明恕之至似此則不過德
州臨清大名東昌各駐一二十大軍賊來截勦賊從上下左近突過

不必苛責亦不可奏明防河字樣蓋運東運西辦防以後
嚴旨將疏防將領正法弟去歲與丁中丞失和爲遵

旨參辦王心安起衅自此更不敢以軍法繩人矣劉程張宋諸軍
稍憩整理最安賊東趨則非急務若由東而北運河隨處擄船可
渡似宜令各軍擇要急趨攔截如各省將帥願守運河公一提唱
鄙人分任若干或張秋至東昌上下或天津左右於敝軍轉運亦
便河防不成少遲或移大名或駐東昌當再相機進止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初四日

台旆至衛郡後意將何指張逆精騎數千飄猾善走非擇地圈制
不能收功或謂宜合數省之力分守北運河自張秋至臨清三百
餘里年年黃水倒灌頗形淤淺自臨清至天津九百餘里較寬深
但地段長則費兵多約須守兵十萬戰兵又二三萬現計各軍仍

不敷布左帥謂局勢嫌於疏闊欲於追逐緊湊之際就地掘壕困之但賊騎見兵卽走有隙卽衝萬做不到琴軒子美等前擬排紮滑縣長垣百里閒甫紮樹椿賊卽突出彼云畏圍不畏打也聞丁中丞願助守運弟方欲赴東昌會商頃聞賊又由東昌以北渡運回竄未知確否貴部步隊共若干營能否助守若干乞速核示賊在東則東昌臨清運河必須守卽竄豫亦須守畫地稍狹布局稍緊若渡衛竄直則須另圖尊意以爲然否

致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初五日

昨復一緘計呈籤照頃行抵莘縣探知賊尙未渡運仍游駛武定一帶敝部郭楊潘三軍早經追往左帥督張宋劉程諸軍初三日可到德州計東北兵力已厚或能扼之使不過津門貴部方牛兩軍不知已往何處弟卽赴東昌以備攔截惟隨身僅周海船吳小

軒十數營東軍盡赴東路賊必由東昌臨清回竄執事能否迅督
雄師徑往臨清駐扼與敵處勢成掎角以遮蔽西北竄直之路方
牛兩將弟卽先行檄調赴臨也

致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

賊於初五日竄近津門地翁督軍嚴守敵部郭楊潘善各軍兼程
趕到轉危爲安幸固大局左帥挈劉程張宋諸軍初八九日由靜
海東渡賊已折向鹽山慶雲海豐一帶諸軍追急恐又循舊路出
東昌弟本擬在東郡略候尊麾會籌布扼疊奉

寄諭催赴前敵調度未敢久淹昨抵德州晤丁稚帥亦以東臨門
戶必須趕緊合力布置免再竄越擾及大順廣一帶查張秋八里
廟至東昌一百零三里淤淺最甚東昌至臨清一百二十里河水
亦淺總須三里一營另鈔水程單附呈此其大略步算似不甚差

也敝軍與東軍均在前敵但與其追逐出東而仍無止境不若就地圈築而或有了期正慮無兵可調適郭子美軍門自滄州來德商令卽帶所部陸軍十五營與吳小軒八營同赴張秋至李海務一帶分段聯紮稚帥允調回東軍二十二營接紮東昌上下再求尊處趕派黃方牛郭等酌抽三十餘營接紮至臨清衛河口各營分段後先布樹椿哨壘再紮長牆水淺處於營後添紮雙牆壕稚帥允飭地方添起民夫幫工似十日內外根基已立逐加修濬賊難死爭此處封鎖嚴密賊必於臨清以上至天津運河求出路日來河水陡長一丈數尺水面寬至二三十丈聞係漳衛上游山水漲發土人皆稱向來運河發水無如此之大且早者稚翁謂有天助可勝欣幸直境民團多而強現已沿河扼守如果張秋至臨清長牆辦成我等再商請官崇恩諸帥派京直各軍進扼或調前敵

各軍酌抽分布庶有次第琴軒子美已將滄州迤南捷地壩掘開有減河一道通海僅九十里鼎勳兩軍留駐可堵竄津之路又省運防三百餘里矣

中旨屢促就地圈制又恐長圍難成弟與稚翁酌議目前賊已回竄如趕辦不及或甫經興築賊卽乘我未齊死力衝過彼此切勿預先奏明祇有晝夜督催將士民夫趕緊動工臨機應變得守且守得做且做老兄素顧大局勇於任事諒有同心乞賜指示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

弁來接初八日濬縣手示老謀深算洞中機宜曷任欽佩運河長圍之議前月賊由滑濬竄出時卽詳晰緘商季高制軍其時張宋劉程諸將皆集大名若季翁允行卽可酌定分段籌辦尙趕得及季翁雅以追剿爲能不之許也初七日連鎮途次復奏明李某圈

制之議地長兵分與此閒局勢不合已據所見據實緘復云云似
彼於局勢尙未深悉日來運水大漲稚璜中丞與執事不謀而合
愆慮運防季高似亦畫諾而前敵數軍未聞派一來助賊已奄至
平原禹城計日卽出東境誠恐趕辦不及而機會難得不能不辦
已商請稚翁先督東軍十營赴東昌並益以郭子美吳小軒二十
三營協力接紮今早拔隊須十七日抵東屆時未知賊蹤何似若
將及運濱或已竄過又須另籌倒守運東想麾下接晤稚翁必可
商定大略也雄師游擊定能制勝惟運道太長圍局果成戰兵似
不在多而守兵實苦不足似宜通力合作先將河牆聯紮周妥再
行抽派勁隊輪番出擊或就近兜剿均易得勢我公全局在胸幸
仍相機擇要爲之方牛兩軍是否在臨清河西排紮程從周隨左
公追剿距賊尙二三百里應否調回暫借防運爲休息漕帥所派

姚張步隊四千已抵何處亦備運防之闕均求卓裁賊如驀過東
昌敝部距遠久疲並懇酌派勁旅沿衛緊追攔擊勿任過河北竄
爲感亟欲面商方略緣北路太空暫駐德州徐察進止

復沈幼丹船政

同治七年四月十七日

季重諸務顛預外交全不透澈陰事阻撓庸人庸福西顧增憂鐵
廠機器是否購齊卽船中需用百物亦應由彼國定購人慮成船
之難弟尤慮將來駕駛得用之難也中土創始之難更慮守成推
廣之難也捻氛少靖願受一船埠頭信今而待後其許之否任桂
賴汝光纏擾一年齒危髮禿不意張總愚又自秦晉東竄萬騎平
原颯疾如風以走自活卽以走疲我各省精兵健將遽集於此三
月以來求一痛戰而不可得諸葛公提偏師從諸將後到處尋賊
吾謂非計夏秋黃運盛漲若不鈔襲舊稿急圖圈築賊不西入晉

卽北出口耳其免於九節度之潰者幾希但天旣滅東捻則西賊無久延之理似又可預券者

上曾相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廷旨責成鴻章督勦

召用省三甚急三月閒曾兩致手書屬與彼至好之駱國忠韓殿甲往邀出山日來驛報梗滯未知已否啟行昨又奏請飭下尊處檄催乞專弁強要之其舊部得力馬勇聞多散歸並懇籌解萬金以資其行騎將陳振邦前在滑縣陣歿馬隊並未大損暫交周海船代統隨轅訓練銘軍步隊調赴張秋東昌丁壽昌想已督令先行諸將爲追逐所苦累月不得一戰僅翦零賊邊馬何濟於事皆求鈔襲舊稿趕辦運防丁英崇諸帥合力懲勦左公似亦畫諾琴軒少銘正在布紮滄州滅河子美小軒與東皖各軍聯紮張秋至

臨清尙未竣工自臨清至滄州六百餘里無此兵力幸有兩助一河水盛漲一丈三四尺爲向來所無一河西團勇聯絡堵禦已請秀相令振軒前來督辦牆工再於東岸多派巡兵賊尙游奕腹地或可少待成議張秋黃水一至礮船可直達天津務乞諭催昌歧帶數營水師來張秋等候以示吾師拱衛神京之重而鴻章得助多矣明日擬帶隊赴滄州沿河巡護少遲仍回德州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寄示英中丞書弟亦兩接彼信請辦運防以制賊當卽復請派兵接紮東軍地段上至臨清而西翁十六日自臨來函擬將方牛兩軍帶至東昌迎勦諒與丁稚帥晤商後當已定議迄今未接西稚二公到東以後如何分段扼紮之信疊奉

廷旨責令嚴防東運諒亦無所游移推諉也醇邸力闢長圍之說情形似多隔膜仍令我輩酌度妥辦旣防運則仍不得不紮牆不得不分兵矣賊蹤游駛滄南鹽樂其志非闖津門卽撲運河琴軒來函滄州減河牆工已有八分惟下游通海口一帶無隄水出散漫其淺可涉須費人力崇帥尙未派兵接紮弟擬日內循河前往一察減河形勢聞尊麾已往南皮截剿途次若得傾蓋一譚斯爲至幸自捷地上溯臨清西岸尊意如何布置民團可用但須勸築長牆閒段以弁兵協守客軍固無可抽主兵又不肯派且兵民漸相爲仇難以雜處昨緘請秀相派張廉訪前來聯絡未知振軒果卽來否鄙見水勢如此礮船頗可得力欲請黃昌歧帶數營水師至張秋俟黃水大漲駛入俟相卽可允行亦須五六月閒賊能不出圈套屆時應有辦法游兵當時時緊顧河岸公必已切屬之

復張振軒廉訪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頃奉二十二日惠覆欣悉捧檄遄征可謂深知緩急醇邸忽以長圍爲不然而又定限一月滅賊不知何從滅起鄙人既定河防抽替進剿之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計滄州滅河工程已有八分二十一日賊至河岸一望而走張秋至臨清正在興築月杪必漸就緒賊卽回撲亦竄不過張逆云不怕打而怕圍河水一兩丈再有長牆丈五尺足禡逆魄天人交助而老弟與歐陽觀察又稟爵相之命翩然來征何多助也昨又檄李茂齋兄逢春先從景州勸起過景時卽與商辦此事非雷厲風行不能剋期集事民情可用官氣太疲尤須擇尤嚴劾人言不畏參撤實誑汝也辦事之人視官必輕不辦事之人視官必重秀相多年疆寄當看得透勿存絲毫姑息則事舉矣紳准獎而民許事竣蠲緩二三分錢糧必易踴躍

但望平賊

國家豈惜此得不償失之費耶吾弟必要放膽做去兄與秀相敢代擔承隨護兵勇六營聊資聲勢禦賊不足馭民有餘樹三營宜暫緩調緣丁英二帥派淮軍自東昌紮至張秋百餘里僅武毅親兵樹字共二十六營河尙淺涸每營幾及四里敝部無從籌替須俟黃水漲入再調兄現帶盛軍赴滄河察勘與琴軒少銘等籌商如賊西竄再回德州途次計可一晤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今早捷地瀕行得二十六日手示敬承一一當卽督隊趲行百二十里駐東光明午可抵桑園卽在該處暫紮聞賊氛擾及恩縣計必先撲東昌上下次及臨清以北尊處如有確報隨時飛示弟至此閒始就近發探也途次連接稚璜西林子美等來書自東昌南

至張秋河口派淮軍二十六營分紮東昌上至臨清東皖各營分
紮日來淮東分段牆工計將就緒惟西林二十三日函稱須候程
文炳軍至乃可興築須閏月中旬方有眉目等語西翁所部尙多
雖據稱已派郭運昌牛師韓赴高唐游擊遮護運防而其隨身有
方長華黃秉鈞及無名小卒計尙不少僅分六十餘里似可略敷
彼沾沾以游擊自命又屢倡圍築之議此次稍認防地謂由鄙人
諄託暫爲俯允且所認魏家灣以上前專弁往探衛河倒灌尙有
六七尺水猶艱難若此若東昌以下無水之河必更卻步卽此可
概其志趣矣從周昨來請示批令由公指揮賊果徑趨臨清或令
程軍緊躡前去與爲牽制其應派防與否未敢獨斷壽卿朗齋祝
三久勞於外殊可憫念目下敝部防段工程未密暫難抽調少遲
當令子美琴軒換出追勦省三復出恐在夏末秋初也滄州至泊

頭民團已築矮牆現檄景吳東光趕緊接築振軒廉訪稟稱二十
五日自省啟行卽至景德當以尊議商之東光李令面稱民情尙
可踴躍弟曾有事竣紳給優獎民酌蠲緩之約將來桑園上至臨
清亦須接辦民力難齊又無官兵監護終恐誤事賊急圖竄迫不
可待尤深惴慮大抵議事易而成事難會銜一疏似宜俟有成局
再上蓋乞兵於內勢有不行祇可我行我法以待機會賊蹤尙遠
當再赴吳橋謁商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途次疊奉十九二十三二十五日惠書敬審籌辦運防督工迅速
佩慰無量弟前因賊蹤北趨慮滄州減河牆工未竣致有竄越二
十四日帶盛軍遄往策應及抵連鎮聞賊已擊退便往察勘捷地
至海濱百四十里濬河築圍已竟鼎勳兩軍勞勩倍至此次逆志

銳趨津門臨河而返著有明效弟卽回軍德州矣礮船二十五六
日由張秋北來據稱東臨一帶長牆均有眉目賊擾夏津清平等
處貴防必可穩固方黃等人數雖單有牛郭等遊兵遮護無誤工
作計當剋期葢事張秋開壩後黃水灌入亦是一助乞公就現兵
督催之程從周來見詢知該軍弁勇久閒思戰適得手示有以程
郭牛三軍并力追勦之意左帥面稱程軍不宜再調臨防弟卽令
從周速往與牛郭合隊痛勦爲皖軍游擊一大枝張宋劉爲一大
枝牽綴賊勢使不得暢意撲運似於大局有裨而於尊旨亦無刺
謬北路運河水深丈餘西岸各州縣防河團勇聲勢甚盛客軍本
不相習直軍又苦無多崇地翁派鄭鼇峯劉祺等守至泊頭弟又
商請官相派張振軒廉訪帶數營前來督辦長牆日來漸次興工
游擊各軍再循東岸來往跟追似暫無慮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

五鼓奉朔日申刻緘咨敬承一一賊因我以為趨向指派地方原屬滯相尊議視賊所趨隨時隨地分攔頭尾追橫截三枝由諸將自行商會事理較切惟賊之盤旋飄忽見兵即走瞬息變幻往往不能如人意所欲出懸擬此著相機爲之仍是分路排進之局但軍行遲速後先難得畫一又每晚依村住宿須趁大莊即同行同止亦有參差理也勢也諸軍齊心約會併力猛趕早遲或得好仗敵部爲減河東昌牆工所羈急難拔出又無他人肯替摒湊一枝游軍恐須中旬以後焦煎無似五月以後天熱黍長慮生他變目前兵力又未能齊鄙意猶疑劉張宋等久追疲乏不易及賊也程文炳由陵縣進果得接仗否尊疏每言賊可即滅不即滅則朝廷必謾罵將帥之不盡力似宜少參活筆德州軍火絲毫無存

可由張秋局借領否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二日

奉二十二日惠書敬審籌防慎密布置周詳曷任欣佩前此賊忽由博平折回天奪其魄假我成功二十二日張秋開壩後運水陡增數尺長牆甫立而賊又至弟懸揣其無能爲茲報已由高唐狂走禹城臨邑一帶想見百雉巍然足禡逆魄弟二十四日馳往滄州減河察看形勢琴軒少銘正在開濬減河下游通海之路賊二十二日一撲不動卽行回竄經此工程更臻周密擬商之崇帥添撥數營協同勦軍駐守而調鼎軍與子美合隊游擊子美防段幸銘軍卽來暫可接替段小湖兩稱漕標張從龍四千人卽日抵東請留東昌接守至李海務東軍收緊專守東昌以北分地淮軍卽自李海務以南接守做處可以銘營替出武毅慶軍出而游擊藉

可策應德州以北運防計誠善也子青同年本有函託弟調遣其軍但恐驛遞梗阻可否卽由執事挈列敝銜咨行飭遵一面轉屬子美小湖酌辦醇邸疏闢長圍之議似爲神機營不肯遠防運西而發

廷旨固自分明仍令鴻章等酌奪辦理續奉

諭旨亦有就運東圍制之議此固不煩言而解也直軍固無多疊商秀相但令張振軒帶數營前來督辦沿運團防弟又派李茂齋赴景吳東光勸民練趕築長牆日來次第興工民情大爲可用河水深丈餘渡船亦已提盡游兵緊追賊難飛渡弟擬仍添調礮船入河內分巡東境瀕河德州武城恩縣夏津西岸敬祈飭屬一體聯築爲幸左帥在桑園晤商甚相投契知注并及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三日

陵縣探報初二日賊在臨邑沙河莊等處未動今必遠颺昨派敝處親軍周海船兄弟馬步十餘營由陵縣橫出今早過陵城東去未知果追及否西林中丞來咨頗怪程文炳不卽應調幸已赴前敵免起爭端程今日從苦水鋪往曲履店一帶去賊更遠矣聞賊中多擄布袋必欲囊沙搶渡或運或黃未知所向黃流洪急非囊沙能壅可慮仍是運河弟已行知各處一體防備振軒已至景州督團修牆尙爲踴躍弟昨坐礮船沂河來德見有興工者是好氣機運水日落二三寸尙有一丈三尺黃衛兩源下灌久晴當不過涸若常得陰雨則漸旺矣攔頭橫擊尾截自是妙諦往時在前接仗在後者隨行而不及賊似由未能齊心約會亦人力緩急稍差或前者遇賊知會後隊趕到而賊已逸去責令諸將自相約法臨敵應變可得一當去冬敝軍瀕河之役殲賊幾盡劉郭楊三將齊

進猛上適界兩河泥窪之交故人和地利須兼有之內意視賊易與當局豈敢畏難惟無十分把握似未宜輕出諸口緣恃厚愛乃敢贅陳弟春閒縱馬張秋北岸平沙無垠可容萬騎縱橫來去地勢實非迫促然數月來賊騎未敢近張秋三十里內猶避兩河之交也津門米石已到若干少遲卽咨請轉飭夏觀察撥解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四日

程從周初一日已拔赴前敵弟前已陳明巔末卽係曲爲調停左帥尙以該軍進剿爲然希勿誤怪臨清北至滄州六百餘里運防專恃民團聯紮長牆未卜何時始可就緒振軒廉訪來晤僅帶練軍兩營於事無濟前屢接尊函亦以北防空虛爲慮賊在腹地廷旨督戰甚急劉壽卿張朗齋宋祝三等軍與賊相持季帥謂該將等未告疲乏正須追剿卽加之皖軍郭程牛游擊之師尙非甚

多礙難抽調敝部爲滄州減河東昌南路要防所牽暫無抽替之
人昨因賊趨陵縣不得已令周海船兄弟所部就近截擊而德州
隨身僅親兵一營竭蹶可想現擬銘軍調到替出子美小軒兩軍
出勦聞省三已至沛甯未知確否省三若來則子美等可暫緩出
矣聞東昌上下東淮各軍地長力單正擬請調張從龍三千人替
東軍所守魏家灣以下二十里東軍卽縮守至東昌以南之李海
務淮軍卽從李海務接守至張秋八里廟如此則東軍少守八里
淮軍少守十二里以銘營替郭吳兩軍尙不十分爲難而張從龍
仍可歸麾下就近調遣昨甫函請丁稚翁與台端商辦茲因臨清
以北運防太空關係甚大別無可調之兵子青漕帥函請酌調張
軍赴北路旣顧畿輔亦爲彼桑梓捍衛用敢不揣冒昧咨商麾下
卽飭張從龍北來弟酌令專傍運東巡護如尊意堅不肯允則請

飭令接紮臨清以上武城故城一帶與團練相輔究勝於空虛無
備老兄素顧大局敬乞酌辦示復爲幸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七日

頃准初六日大咨據李委員東瀛稟稱初六日未刻賊竄梁家集
連鎮等處沿途搶掠板片正在過河請飛調水師加派步隊馳赴
河西堵扼等語聞之殊爲焦急弟於初四日已派楚軍丁鎮長春
帶健捷營礮船十四號赴連鎮上下巡防連日風色不順聞丁鎮
初五日已至桑園初六日計抵連鎮賊若在該處圖竄當可相機
攔擊昨晚因賊又東趨添派鼎營水師徐提督道奎舳板前往今
日當過桑園頃又加函飛催前進矣敝處隨身步隊僅周鎮盛字
九營初二日派往陵縣攔剿初四日已與劉張宋各軍會合追賊
北去未知已抵何處昨專馬往探過陵縣東境爲賊游氛所阻不

得過去賊果直撲運河各軍必緊追其後此時卽加檄調萬趕不及亦行不到德州祇有親兵二營斷不足禦大敵務祈我公就近派隊要截或請大纛先督親軍九營馳赴河西堵扼一面察酌情形無論劉張宋已抵何處飛檄攔剿如賊未過河卽循運岸緊兜如已過河卽赴西岸扼截弟俟探確賊信再飛調子美琴軒各軍繼進是否有當乞卓裁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八日

昨接周鎮專弁稟稱初四日追過德平恐賊折而西趨圖撲運河初五日改發甯津初六日抵連鎮桑園之交暫駐待賊回邀擊等語知係民間誤認有此謠傳惟連鎮實西北扼要之區形勢最好大纛移駐修築壁壘左右策應兼就運河糧路使西岸團勇築牆協守沿河礮船有所依護一舉而數善備欽服無量徐提督舩四

板船均甚得力可就近指揮之丁鎮長春係鄂中水師借用者亦頗勤能今日接恩露圃復信允派兩營馬隊進紮東光河西馬頭下口兩處聊資聲援運防雖係雜湊而出究由河水與長牆得力現檄德州至臨清西岸官紳一律接辦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景滄一帶旣踴躍興工有倡始者不患下游之不善其終也不主官辦事竣酌給賞犒其義甚正去冬東境黃河北岸築牆九百里亦係民捐民辦有例可循將來貴軍策應連鎮上下敝部卽策應武城上下賊近河時東岸邀截視西岸呆守尤爲得勢卓見以爲如何崇地翁已派余承恩劉景芳協守減河可騰出潘琴軒一軍游擊日內南下將過連鎮弟已飭周鎮盛軍先回德州矣前敵諸將日來尙無稟報但據陵縣探稱連獲大勝未知賊蹤又竄何處臨清探稟陳慶雲帶馬步萬餘過境沿途仍廣募游手傳言尋衅

開仗此人舉動抑何離奇當嚴備之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八日

水師北來面詢貴防牆濠布置較東軍尤整自由大燾親督加工所致魏家灣以下河水本深若調到皖軍礮船分段巡泊足補陸師之不逮黃方兩軍守此六十餘里似可勉爲賊近時則程郭牛三軍必卽回顧內有守軍外有游擊祇須將弁平時勤勞修築多設險阻賊斷不能竄越麾下洞悉機要幸勿河漢斯言臨清北至德州河路三百餘里陸路僅百八十里東直主人均置不問一隙關乎全局弟與兄似不可不問昨已檄各官紳接築長牆並請官相丁中丞各派員督催諒當剋期興辦西岸團眾洶洶客軍恐難相習張從龍三千人若派駐武城夏津等處責令嚴明約束勤加巡哨賊近則沿河攔護將來黃軍門水師調來弟再派礮船二三

營上下梭巡或可遮攔竄路且執事旣駐臨清必慮賊由臨清以
北竄逸而張從龍仍可就近調遣似兩得之計也仍乞酌裁兼顧
爲荷北路自連鎮至德尙無防兵幸民團築牆踴躍不日告成左
帥已帶親軍駐連鎮東岸弟又令丁鎮徐提督水師來往巡護當
可無虞各軍追剿商河樂陵等處據陵縣報疊獲大勝賊勢已蹙
未知確否陳慶雲擁眾萬人意將何向望詢明見示筱隲頃已抵
營知念並及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初九日

弟初不知黃方兩軍僅五千八百人旣經分段築牆謂可敷衍守
局勻出張從龍一軍兼顧武城一帶實於西北全局有裨故一再
言之茲尊處添張軍仍派每營四里則力非有餘應請轉飭張提
軍暫留協守凱臣所部到時務祈替出漕軍令赴武故交界夾馬

營東岸一帶巡扼蓋兵力足應在運西分段聯紮兵力不足祇可於運東靠岸游護賊騎飄忽東岸更有遠勢去年守運時每於河東紮小壘附近數十里賊不敢望其明證也直省練軍本不得力又四分五裂神機營官崇諸帥互相指調或東或西今陳濟清劉景芳在津鄭鼇峯在河閒唐義渠在保定弟疊函官相請撥協防但以無軍可調見復振軒所帶兩營尙係雜湊於事何濟醇邸初不以長圍爲然恐京營遠出遂無敢請調京兵者弟婉商恩露圃侍郎始允派馬隊兩營進紮東光之馬頭下口其餘尙分屯子牙河以北也

廷諭屢以運西防務責成左官崇三帥乃諸公專打空心把什弟本任勦事原可不管防務若真不管賊必肆竄畿輔於心何忍然力量止此東塗西抹恐一隙之疏致誤全局焦灼奚似昨聞銘營

北來檄令替出子美小軒赴德卽閣下先抽淮軍之議明知以少
易多但牆濠已成稍單尙無礙事東軍疲散人數多而段落尙短
聞牆工矮薄布守多疏乞便中爲稚翁婉言之所謂同舟遇風胡
越一心也程從周追賊遠去恐調不來竊謂賊能戰者不過數千
均乘馬以步逐騎徒勞罔功現計各起追軍數萬若以二萬數千
人專力跟追而於北路德平陵縣東北南皮鹽山西南博平茌平
分駐萬餘人賊至則迎擊與防軍爲援護與追師爲夾擊較合隊
跟追旣不及賊亦難見仗者差勝左季翁丁稚翁曾有是議麾下
以爲然否東軍莫王皖軍程郭牛各爲一枝似應擇便分任一路
敝部湊出一枝可任陵縣德平一路也劉張宋去賊每二三十里
馬步二萬五六千最爲大枝可暫令跟追游擊欲倚以平賊固不
逮矣各縣稟報陳慶雲帶馬步萬餘人東來謠傳有尋衅報復之

說閱鄭小翁奏自矢忠誠誓平兇逆志氣可嘉奉

旨交何人節制調遣未見明文其與敵處無德無怨但能稍講情理極願與爲周旋賊由樂陵甯津忽折而西今日邊馬由吳橋掠德州而南已派周海船追去祈尊處嚴防確探並就近咨會東昌以下各營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二日

風大日烈河水日消三寸沿運築牆雖已趕辦斷缺尙多琴軒到後邀令振軒崇如來此晤商此時未便允給工價致前者缺怨後者觀望下游自連鎮左右至安陵上游自德州至臨清有已動工者有無人承認者關係全局甚重敝部因子美未到調兵未齊先其所急鼎部明日開往安陵督勇過河替修牆工俾尊防得以接氣盛軍替修德州西岸之牆三數日報竣再整隊出勦弟並飛緘

少銘察酌於捷地迤南築壩蓄水要將河牆辦齊運水遏住游軍
再步步緊顧東岸勦滅庶有指望尊慮事到將成又恐變卦正鄙
人所刻刻危心者昨壽卿朗齋祝三過德皆懼賊窮棄輜重晷渡
又以有牆無兵終恐大股逸走此則盡人力以聽天命黃水驟落
張秋口門斷流東臨聞河極淺幸牆高兵厚或得支拄礮船尙有
二三營在張秋候水但祝早晚大雨百事亨通丁鎮僅來舳板十
四號姑令巡防下口至連鎮一帶徐道奎所部三十餘船已自安
陵下布至故城鄭家口有警則隨賊遷移俟水師大集自更綽裕
賊初九申酉之交將至陵縣周鎮盛軍追往痛擊獲賊百餘馬二
百餘匹銘營馬勇逐其精騎數千爲近日馬隊第一快戰是夜賊
急走平原聞陳國瑞追去西林來函極推陳君謀勇志在滅賊奉
旨交伊調遣如能嚮正助勦不樂私鬪公必大度包容之頃有函

來擬以正言規諷或者小懲大誡轉而急功近名耶壽卿血症頗劇就此借餉服藥伺賊回竄急起迎勦爲公北路遮蔽張宋程郭俱先赴西南探追矣尊處宜多提米石存連鎮專員照管無論何軍來往乞准借撥德州亦卽照辦承屬筱濤分解感甚弟與諸將約賊在腹地相機兜擊若近南北運防須趕緊抄攔使不敢從容覓渡賊不渡運早遲必滅將來卽有數十百兇渠亡命衝出餘波不難速平稚璜函商請以大枝專力跟追餘於南北要路分駐各萬五千人與運防爲策應與追師爲夾擊是亦穩著公前議近之鄙意卽請東皖軍分駐在博恩高未知西林允否壽卿乞以喜桂亭隨護左右亦虞防重兵輕馬步併則聲援較速祈卓裁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四日

黃水驟退沿河長牆加高培厚多設礮臺壕阮賊騎斷難飛突轉

瞬得雨黃水稍漲運流亦不至久涸也令弟英年捐館鵠原急難
自切痛心惟修短有數又值軍書蠶午之時尚乞爲

國愛身勿過傷懷爲祝直境運西長牆民情踴躍居然一氣呵成
德州上至臨清雖興築少遲白伯曾觀察前來重以威令亦正趕
辦其兩省交錯地方弟又檄振軒梅村等互相激勸通力合作不
日諒可有成惟德州上下界址過長居民過少昨琴軒來此屬與
周海舫各帶隊過河幫同工作剋期告竣再合隊進勦將來民團
分守不甚可靠但無許多兵力且兵民未能雜處祇要長牆屹立
一律高寬河下分駐礮船河東又有游兵賊中難知虛實焉敢撲
犯頃准曾侯相咨允派黃昌歧軍門督水師五營北來不日張秋
水長駛進東昌晤時希諄催速進丁徐兩營實不敷布焦急曷任
漕軍三千人西翁固請留防臨清何敢強索皖軍張凱臣日內可

到或能替出漕軍兼爲武城夏津運東屏蔽已緘商西帥矣尊議
以一大枝跟追其餘分駐要地極是穩著左公曾有此意嗣急欲
見功又以各省號令難一季翁移駐連鎮昨調湘軍與喜都護馬
隊爲沿運北路游擊弟令皖軍程郭牛暫紮恩縣高唐之交以備
西南沿運遊擊俟子美來德擬飭鼎盛兩軍及春善各馬隊會合
追剿惟德州空虛無人已商調豫軍馬自明六營來替吳小軒之
防而令吳軍來德就近迎剿貴部莫王兩軍似可以在平博平爲
老營令地方官爲采辦糧草德平鹽山皆要地但久駐乏食購運
爲艱耳

復曾相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五日

日來爲防剿諸務所纏下筆輒厭煩瑣前書屬幕中錢君芝門爲
之運防不得不辦始得天助黃運俱漲連旬晴霽張秋口門斷流

臨清以下運河日落二三寸水深僅丈一尺餘商令紹銘在滄州
下游築壩蓄遏恐做不成然礮船則可用也昌歧不知行抵何處
亦難進口民團沿運築牆丈餘畏賊兼欲阻兵正可因勢利導但
自連鎮下至臨清無兵協守惴慮曷任去年運防賴仲良與舍幼
弟精心果力爲之今淮軍驟撤二十餘營又去兩將孤危可知所
幸賊無步隊不似任賴之悍而狡猾過之萬一有成真徼倖矣省
三病狀愈劇似非捏飾務祈緘商竹莊察勘復陳展假前敵諸將
但冀賊不出運或可了此句當出運則省三再來尙非晚也仲良
少遲再請開缺何如

致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六日

頃琴軒方伯鈔示十五日尊緘欲留該軍暫駐十五里口一帶查
雄磨旣駐連鎮又合劉郭爲大枝俟賊竄近沿東岸游擊北可急

援減河南可至桑園吳橋且前敵各營必有來會者卽以運防論河西自東光馬頭下至泊頭磚河尙有防兵民團亦較整密自連鎮上至臨清五百里河西並無一兵民團或有或無東岸亦尙無沿運游擊之師鼎軍卽駐河東似不必在十五里口徐口距大營過近之地而轉非上下適中之地敵部現祇騰出潘郭兩君爲游擊仍擬作活兵相機進止乞亮之

復吳筱軒丁樂山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六日

連次批牘暨致郭月樓書計早接閱昨陳維熊送到十一日筱弟來函敬悉一一東昌至張秋河涸且長以現在銘慶樹三軍計之共三十三營守百餘里每營約攤三里半若紮早牆原不爲多諸弟資望較淺甫當一面恐以抽兵致有失事亦是恆情若抽出銘軍六營在防祇二十七營每營約攤四里零兄亦明知是險著惟

以賊情地勢軍情三者衡之固有說焉張總愚係鴉煙猾鬼專以智取凡多智者必膽怯癮重者必氣餒其黨張宗道陳二坎邱麻子皆多年老賊銳氣漸消不似任柱牛遂子二十歲許人另有一種獷悍無前之氣前月十五六日我軍甫至博平大可一闖過河乃狐疑而退至今不敢猛撲其煙癮馬匹輜重老弱皆能挂腳豈輕於一擲將來卽有猛撲張逆兄弟叔姪未必肯領頭彼不領頭餘眾且前且卻事不可知此賊情也該處河身淤高不能存水黃流卽能灌入恐亦隨長隨消礮船難於久住但黃水一過盡成淤沙陷泥水不深而沙可陷人馬似難暢行且七級以南年年漫灘東至荏平三十里鋪其中間有陷沙車路須繞東昌萬馬恐未可任意奔突此須查考牆外若濬兩重濠多拉樹椿重複布置賊騎視爲陷阱不過將士多任辛勞但比忍飢冒暑日逐百里而不見

賊者何如此地勢也淮軍自今春遣撤二十餘營僅此數枝子美驕囂恐未可任成功琴軒亦僅打穩仗周海船薪如身經百戰合之兩美其步隊九營不足獨當一路又難與人合夥銘營馬隊再益以步隊勁旅六營則此軍所向無敵或稍爲淮將吐氣筱軒馬隊三營甚精悍守河無用若暫借併歸海船兄弟爲吾軍一大枝矣此軍情也如此借撥諸弟每營多守一里未見甚難而淮軍大局有益添一枝游擊軍務或得速了若不卽了或有變局仍以原營歸還再議安法目前筱軒應暫留原防將來馬自明六營來時水勢未漲慶軍可仍商留若可勿留再帶所部赴德州屆時由樂山與筱軒建侯等妥酌定議或留筱軒八營而令建侯三營北來亦可總之兄爲權衡緩急力顧防勦全局不欲強諸弟以所難諸弟當力爲其難而曲諒兄之爲難也此等軍事向不敢遽用公文

恐情形或有窒礙諸弟商安照辦不妥則亦必有辦法明晰告我
勿怨勿隱筱軒如派馬隊前來可另募一哨以備巡探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六日

張秋落口河水極涸正切焦懸聞賊經各軍追剿又由在博折回
平禹逆情似亦惶怯貴部王正起在在平夜戰斬獲甚多殊可喜
也王莫是否已回東接替子美今日抵德述及尊意允令王治平
一軍會剿甚爲感奮琴軒赴景州河西代民團築牆左帥商令暫
紮盛軍赴四女寺以西築牆擬添調銘軍步隊數營以厚其力方
可出剿賊若北趨子美可先進兵矣武城夏津地段長而民力難
齊已屬振軒檄清河協濟伯尊過晤亦與商及自滄州至臨清河
西民團強弱多寡有無勢難畫一牆工不盡如法且未盡接氣張
王兩君認真督勸或可有成惟自連鎮以上五百里西岸未置一

兵專恃團勇弟在德州以虛聲支梧數十里遠則照顧不及連旬
炎燥河水日消二三寸非得大雨不能添漲礮船亦不得來憂灼
奚似但諄屬游擊各軍遇賊近運岸時兼程牽綴而已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十八日

凱臣到後蒙撥三千人赴武城夏津之交駐扼北路賊或不能乘
虛窺撲運牆感盼無已探報十五六日賊被我軍擊敗又竄高唐
西南降者頗眾逆情惶迫或因運水枯涸仍圖竄渡自臨清以南
牆高兵厚似尙無慮可慮仍在臨清至武故一路民團牆工矮薄
望就近派員督令加高培寬爲幸左帥前次面稱郭軍雖食皖餉
伊由陝帶來郭寶昌兄弟又屢求與劉壽卿合隊壽卿共事日久
亦不忍遽離等語察其詞意堅峻弟故未便強勸此次調令劉郭
赴連鎮以上守河兼略休息自爲北路空虛起見先未緘商但准

咨照壽卿乃曾相派往援陝專食江餉者亦豈必定歸左公調遣
前壽卿過德諄求仍回敝處弟以在彼在此同剿一賊同辦一事
且左帥除帶親軍五千外別無大枝弟擁兵較多未忍奪回徒惹
閒氣也至郭鎮實爲貴部勁旅久假不歸旣非人情我公疊次奏
明與程牛合隊更有至理左公悍然不顧而必與之爭恐失和衷
之誼轉貽

君父之憂請更熟思所以善處之弟積苦兵閒飽嘗世味不欲與
同人發難端但求軍事速了耳慶雲戰狀奚似未知其詳程從周
等是否與之會合慶雲所部慣善句勇奪械掩人之功而翹人之
過是以諸將鮮相投契今若盡改前非當可其埽殘寇邸營先令
尊處刊給鈐記自應遵辦敝部郭潘兩軍擬於日內出剿子青之
太夫人尙寓德州并聞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一日

琴軒築牆成後子美亦卽至德久約會進不便中改子美行軍閒有孟浪處琴軒少銘較穩故須以兩君爲比目魚也十五里口空虛可慮直軍有可調否東岸駐軍取其節短而勢遠似不必計每營幾里壽卿紮一老營以備賊近時沿運游擊辦法極是要在勤探速出乃可赴機辦捻須急搶快不比長毛可略遲迴也賊在臨邑三日張宋於十八夜突出襲勦獲一大捷蓋先緩追以懈之若追急則無可襲昨已與郭潘會於陵縣西北故武以下牆工未齊姑令朗齋等回紮高唐夏津之交伺賊回竄迎擊遮蔽運防而令子美等與陳國瑞接追賊必由甯津北趨繞運隄南下乞公厲兵以待之一面飛緘敝處派隊由桑園截擊水落防虛之時我等竭力爲之以俟天命濃雲未雨急禱甘霖徠我師船惴悚曷任陳國

瑞昨來一見滿口忠勇行爲亡賴開諭再四據稱不逞私鬪協同
勦賊聊屬諸將與爲委蛇此局若了此人竟無安排處耳省三四
月閒患一跨馬癰甫經出頭竹莊來信須瘡毒收口卽行就道計
在中夏連鎮儲米最爲適中之地追軍過境仰求佈施閘河通後
敝處軍火解到可分撥若干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五日

黃萬友等五營移紮減河插入勦軍中段少銘本出於不得已也
前令就捷地鎮空屋儲糧以備游擊各軍之用又減河水涸須在
壩口布置去石添做閘板運河水落飭在捷地下游築壩工費浩
大擬令營中弁勇興築尤須少銘親督匠作渠派吳提督雲集三
營就近駐防就近督工呼應較靈黃萬友等初到彼處似難以此
相諉而修閘築壩二事皆關係運減各防全局弟前至減河時早

相諄屬者也得尊緘後當卽鈔寄少銘謂與壽卿黃郭係一家人彼此妥商辦法勿得拘執前信未到頃接少銘二十三日來函照鈔呈閱所稱無兩全之策似有情理尊意以爲何如或緘請壽卿與之妥酌定議可乎探賊由德平南竄商河武定一帶郭潘陳已跟蹤追去壽卿已回營否敝處現又派隊移紮桑園左近豫備景德沿運游擊矣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五日

子美琴軒於二十日自德東進與陳慶雲會勦日來未得戰狀賊窮極猾聞兵卽走此大隊人馬難得痛戰王治平二十四日亦由德州探進矣運西牆工大致報竣時值農忙官民均極勉力惟多矮薄不合式處已屬梅村伯尊諸君逐細勘催加修仍與遠近團總妥籌搭鋪輪守章程團勇雖不可深恃但畏兵甚於畏賊無論

兵力難分卽有兵亦未便赴河西協守莫如一條鞭辦法使民自守弟令豫軍張宋紮夏武恩高之交以備賊至迎擊遮護運防小軒到此派紮桑園東岸與左帥連鎮接氣蓋運西有守無勦運東則地近而勢遠以勦爲防且省兵力也賊中逃降者僉稱該逆合謀死撲河防但未知由何處下手東臨閘河雖涸兵力牆工諒有把握減河防軍雖單妙在津沽夾套之外南皮以下東岸節節置兵難保毫無罅漏總盼黃水大漲師船添而窪地漫勦軍併力庶望聚殲

朝廷督戰甚急望捷甚殷似未可強求耳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卓營之事弟恐爭之無益恃愛十年敢爲忠告迺蒙采納欽佩逾涯郭運昌懼負大恩前專員請爲轉圜執事尙可曲諒他人則難

深論矣慶雲過談極爲愜洽二十日卽同子美琴軒厚齋等向陵
縣德平進發賊二十三日由武定東北竄各軍追躡日來未知有
無戰事逆蹤飄猾聞兵卽走絕不戀戰與任柱等股情形差異湘
豫各營久疲不能速追左公令湘軍守北路弟令張宋駐南路俟
賊至迎擊以逸待勞兼護運防從周紮陵縣爲中路早晚必有仗
打公勿急催遠去蓋諸軍終日尾賊往往不得一戰不如扼要截
擊轉可得手陳慶雲亦云有追軍須有迎截之軍也運西太空河
水漸涸實大可慮若勦軍不速回顧終虞決裂

復張朗齋宋祝三

同治七年五月初一日

奉二十五日來函移紮恩縣東南一帶屏蔽運防乘時休養至爲
慰念頃接陳慶雲二十九日平原函稱賊向禹城竄去欲由茌平
清平直撲臨清乘閒搶渡運河該軍連夜赴高唐相機迎擊等語

或謂高唐至臨清僅九十里至齊河亦百十餘里若賊已西去卽派各軍橫紮就黃運彎環之處設法圈住南有大河西有運牆重兵軍士可免夏日馳逐之苦運防亦免到處空虛之慮似甚有見但賊極獍狷是否已由禹城西竄卽竄在博一帶該處掠食維艱能否稍作停頓我得乘機排紮布置均未敢預必弟亦未便檄派致有窒礙已緘屬子美琴軒等追過禹城後相機籌辦齊河至高唐一路無論能成與否得辦且辦祇算借地屯兵若幸有成局賊勢易窮聚殲可望矣貴軍現紮恩縣以南本係巡護西路運防務望就近察度機勢或於高唐城西排紮緣趙王河北岸至魏家灣取徑較捷較得形勢計萬五千人略可敷布弟本有令恩夏高清民團在趙王河北岸聯築長牆之議倉猝尙難遽辦若執事能就便籠絡勸諭幫築似於大局有益並祈隨時商會慶雲子美琴軒

諸君一氣貫注慶雲自認在平清博等處游擊此議果興祇宜牽制賊不遠竄不宜急追也

復陳慶雲侍衛

同治七年夏至日

連日貴部會同各軍追剿情形已據公牘專疏具奏矣惟天氣炎熱地勢平曠賊騎剽猾誠如來示窮追難遽得手多兵亦難得力尊議高唐西至臨清東南至齊河不過二百餘里以重兵排紮圍賊於黃運之交在博清平三數縣界內以圖聚殲而息兵勞老謀勝算實倍尋常弟已緘商子美琴軒朗齋祝三等察酌辦理但所鯁鯁過慮者賊極狡猾行走尤速在博一帶地形過狹掠食維艱賊卽竄入不稍停頓我軍方在興築彼又乘隙衝走若聞我圍紮斷無不猛力衝突之理今年三月間郭楊潘等軍在長垣滑縣百里間甫紮樹椿賊已併力乘夜撲出其明證也茲周圍二百餘里

地更平曠聯合三四省兵心難齊一旦有弟所能調有所不能調者諒在洞鑿之中鄙意機勢若果湊手令琴軒子美會商東軍王心安籌紮齊河至高唐一路如兵力稍單約會他營分辦朗齋祝三籌紮臨清夏津一路如兵力稍單約會皖軍分辦仍請執事就近聯絡諸兄相機妥速籌之賊情瞬息變幻未便遙度分派致於局勢或有窒礙旱牆最難猝紮游擊各營鋤鋤鍋帳俱無賊蹤極速恐未容我從容布紮暫未可限立責成麾下洞達軍情當亦以爲然也英西翁在臨清兵力較厚賊或未能搶渡但臨清以上空虛可慮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五月初三日

前奉二十五日復示當卽鈔致少銘遵辦頃奉二十九日手書敬承一一二十五日劉郭與子美琴軒等在海豐鹽山界內夾擊各

有斬獲賊極狡猾不復戀戰惟於南北轉彎處有迎擊者有追截者尙可見仗然一挫卽狂奔似亦不得大創可勝焦憤王心安甯津夜戰此閒竟無所聞賊二十七日驀至臨邑濟陽交界日行百八十里可謂快極陳慶雲二十九日由平原赴高唐攔頭郭潘仍由禹城尾追初一日賊又折竄臨邑東北日來未聞戰狀陳郭等均以徒追無益擬北自運邊南抵黃河不過二百餘里合力紮一橫牆攔賊於在博高夏等處縮地較小驅除較易惟旱牆難成各省之軍號令不一心力未齊賊在臨邑德平則亦未便鄙意遲疑而不敢遽決質之有道以謂何如賊在空處盤旋其意總欲乘曉夜放步速馳闖過運河東明當尙無慮可慮仍在臨清德州以北河水近長二尺黃流仍涸亟盼伏汛早漲耳都帥似須南來進勦帥多如仍不能滅賊彌覺可恥德州城內外粥賑係由紳辦弟略

助之公擬捐米若干乞示

復曾相

同治七年五月初四日

昨奉十九日手示敬承一一越日雨生寄到片稿仰承盡意表禱足達難顯之情感戢殊難言喻省三之去內含牢騷而外則訾怨鄙意因其有大勳勞中外正加疑謗若自鴻章發之措詞不圓更添痕跡益堅其挂冠肥遁之志故欲以揄揚爲保全實不若師言之宛轉多味也嗣連接數書極陳病狀竹莊又將其往復函稿寄閱屬爲覆奏緣奉樞寄催盼甚殷不得不據以附陳閏月二十三日

批回二十四日都直夫專征

命下矣以不合時宜之人師久無功動輒得咎省三卽來未必速效彌多後艱閏月二十五日又接其四月二十八日手書見地既

空語多決絕合併鈔呈彼得鈞教後如仍堅執張逆平則以開缺了之不平或更稍待耶直夫宿將持重聞力辭勦事不可於揜勢軍情均未諳習內意尙無輕棄季老與鴻章之說真成一國三公日久不滅徒爲眾賊所笑賊極僥猾絕不戀戰各軍緊追總未痛創伏汛尙早師船停滯張秋日爲盼念運西長牆已成東岸游兵難保竟無罅漏六月後黃水漸長高粱又深可憂甚長似祇有盡人力以聽氣運耳王君保案遵卽扣除

復鮑華潭侍郎

同治七年五月初四日

弟此次誓師而出本係激於義憤奈北地平曠無圩寨險阻兵多將雜號令屢更敝部奔逐數年自任賴平後精疲力倦已成強弩之末故日久尙無成功

中朝責效旣急視事太易當局苦衷幾令無以自白身任專閫相

機度勢得辦且辦斷不以毀譽榮辱隳其素心近日疏牘大都樸實論事絕無負氣矜張之處

內廷當側聞之若必粉飾戰功敷衍門面向來所不屑爲下筆出言似亦謹之又謹矣左帥及崇丁英諸公均甚愜洽都直夫果無意見極願與爲周旋惟今日之病正坐帥多賊一酋而官軍數帥其能決勝與否可揣而知省三久勞思息夏初左腿患瘡毒甚劇尙未收口似難遽出其辦賊本領目前諸將帥皆不能及似不樂復爲人用弟與侯相屢書招之若聞諸帥林立恐更退阻其稟求開缺已四五次無如何也流賊非圈制終不得滅茲就運東一隅圖之乃萬不得已之計西岸長牆已成兵團閒守不若去秋之穩固伏汛漲發礮船齊集較可放心賊騎萬餘颯疾異常不敢戀戰我軍日追百餘里難得一仗俟水長時仍須縮地圈築可望殲除

弟等困苦萬狀豈不欲滅此朝食但人事盡到亦須天意與氣運相值也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五月初九日

賊極獍天氣炎熱追軍病疫繁興又苦不得痛戰諸將議就適中之地屯紮以待迎擊現今張宋陳三軍東去追逐子美琴軒治平分紮陵縣臨邑一帶趁賊少遠先於陵臨聯築橫牆但留出臨邑至濟陽九十里俟各軍逐賊回西南再行合力封堵圈賊於西南較圈賊於東北爲得地勢且免震動京畿恩夏一帶民團有就趙王河北興築長牆之議其意非徒禦賊兼欲避兵弟因勢利導疊派員弁就近馳往催勸日來已踴躍興工敢乞執事加札地方官敦促葺事爲感蓋德州至臨清運西無兵又無水師團勇未可深恃武城甲馬營東岸沙河百姓已築牆至臨界若趙王河西北

岸又添圍牆一道賊必不敢深入羅網我亦不煩重費兵力此實
兩利之道將來困賊西南祇須於趙王河東岸築一枝游兵可保
數縣完善想卓裁當以爲然也弟已令盛軍進紮土橋常家橋接
築恩陵交界俾得聯合一氣如賊竟不回西再籌妥法黃水甚涸
俟漲入閘河乞雇用混江龍疏濬之都公未聞抵何處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五月十一日

湘軍解員不慎於火致壞鄰船及近岸居民震驚節鉞弟聞之駭
愕惶汗深恨劉丞未能先事防維批飭摘頂查辦乃蒙海量寬原
恕其已往若非仰託仁芑敝處軍火亦必延燒爲禍更烈可勝惴
悚陳郭潘張宋諸將皆以逆騎現極窮猾壹意避兵不與交鋒南
北地段過長天氣過熱步隊追急疫病死者不少非縮地蹙鞬不
足制之與鄙見相同慶雲先商令各軍就高唐東西圍紮正在議

辦賊向南一繞復折東北慶雲尙未知也張宋在夏津以南甫紮
牆三十里棄之而東弟以圈賊在北減運防軍皆單偪令竄出爲
畿輔大患不如圈賊西南局勢較緊後患較輕惟臨清至德運防
三百數十里專恃團練鋌走堪虞適武城河東鄉民就沙河築圍
牆一道以自固因令接紮至夏津臨清之間口未知現已工竣否
恩夏之民又欲自四女寺沿趙王河西北岸築牆至魏家灣其意
防賊兼欲避兵弟思賊甚畏長牆之限馬足運防無兵或藉民力
於河東多築兩牆作網羅之形是所謂疑兵也於大局甚有裨助
已派趙道康侯並委弁數人前往分投督催與鄉民約曰若牆工
速成各軍可勿入內以期踴躍集事仍緘請稚帥飭遵恩境正在
興工夏津清平果接辦否乞公就近查察敦勸之子美琴軒海船
三軍復議由臨邑陵縣橫紮至趙王河與民圩接氣空出臨邑至

濟陽黃河北岸之百里令張宋程牛諸軍追賊設法攔回濟陽以
西各軍併力將此段紮好再行分隊進擊萬一賊聞風畏避不肯
回竄另籌辦法此弟數日來籌商密辦之大略也事未成局未敢
聲張曾屬筱鳴轉致將來趙王河北之民果能築牆至魏灣賊果
仍偪回西南貴軍防段均在魏灣以北誠如來諭無兵則空虛有
兵則又蛇足鄙意似不可撤防或請留半隊駐守原牆挑派精銳
循趙王河南隄清平高唐界內游擊遮護敝軍卽由平原恩縣南
界游擊遮護則民圩可保運防更可無虞務乞卓裁允行陵臨濟
陽長牆計將二百里從周一軍能否暫留幫守三四十里並祈豫
爲核定密飭從周追至濟陽協同修守蓋局勢果就貴軍西防稍
鬆而東防轉緊矣此事我輩不必奏明祇須通融商辦可乎凱臣
隊到令其輪戰輪守極是弟先派張宋紮夏津一帶茲已出勦以

後賊再回竄民圩無論成否求麾下派隊在夏清等處就近游護兼保運防干感萬感都帥前函擬枉過一商茲讀初九日諭旨似扼紮滅河無意前進也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五月十七日

潘郭兩軍暫駐陵縣臨邑實爲適中之地因就防挑築牆濠西與趙王河岸民圩接氣覬賊由濟陽回竄西南會商各軍將臨邑以南九十里圈紮度地較狹追剿較易諸將併爲一談弟思運水日涸西牆又無防軍多爲險阻亦是辦法十三日賊至臨邑城東似尙不知西有長牆也鼎軍乘夜襲擊大勝禽斬極多次早驅令南走十四晚張宋亦至望日甫經分紮臨東四十五里午後賊忽由濟陽城邊沿黃河岸空虛處東竄蓋始偵知我軍欲困之矣惜他軍未來若填滿此九十里中賊竟入羅網也程文炳陳國瑞不知

所往令人悶悶任賴步隊多且悍去年越戴廟六塘河皆由水門
偷入而後掘倒長牆張逆以馬爲命牆故足以限之鄙意不畏牆
濠難守畏其難成將來仍非縮地圈築不得收拾乾淨今臨陵至
恩界牆濠已有七八分兩三日可告竣無論南北橫此一牆賊必
趨而避之若賊不西去請再議接築何處或由陵縣上至安陵或
接鉤盤河古隄圈賊於海隅中段牆高則濠隨之深卽不派兵分
守亦自崢嶸可畏任賴出膠萊河牆後往來百徧不敢再入賊今
游駛平原高唐因趙王河南大隄過高未嘗輕過馬隊逾萬最忌
溝堦此常理也暑日追馳士馬病斃賊絕不與交鋒卽多擒獲終
未傷其元氣運段太長黃汎尙遲高粱漸茂此皆可慮之大者都
公福氣或較我輩差強至所帶馬步未見必能辦賊恐亦不耐馳
驅陳慶雲自命英雄到處停頓屢請圈築同一無聊極思耳德州

麥熟後據稱賑米已停弟現但施醫藥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初一日

張逆全是馬隊不似任賴牛股步賊最悍以牆濠限馬該逆倚馬
爲命離馬則不能遠颺步軍亦易追及至今賊騎不敢近河牆更
不敢突撲似由於此弟力勸軍民多築牆濠屢與左公辨證及此
渠未深信吳橋以北運防則更可危麾下致力此賊閱歷較深請
再前後參觀細考或不以爲紕繆耳任賴雖悍上年戴廟六塘之
疏防賊皆由水門入若守者少留門而嚴閉之豈須多兵守事不
爭多寡祇爭布置此弟窮年獨創之論每與諸將切磋聞者或頗
韙之高明以爲何如初議西南圍局苟成陵臨德濟守牆之隊分
半守半戰戰皆靠牆數十里外游擊則守者可少而又得勁不拘
定每營三二里斯穩而討巧之著即使賊窮急而衝出零隊仍在

運河大圈之內亦易撲滅流而極猾之賊舍此無法了之子美治
平等牆工極好無如追軍不齊致前月望日賊又由濟陽回竄東
北窺破機關恐其不敢再入郭王兩軍二十五日海豐之戰救活
春都護馬兵擒奪甚夥賊二十七日驀至吳橋周鎮紮營處海船
兄弟連夜放手惡戰奪馬騾五千餘匹擒獲解散稱是截作數段
分竄二十八日琴軒厚齋等遇於德平又大勝之郭王現仍緊追
冀再偪回濟陽西南仍圖前議但賊極怯猾未必肯入張宋陳程
皆告疲乏亦未必協力堵築我輩徒有空拳獨張之歎夏清高博
爲兵賊蹂踐所苦我公諄切諭催不知果卽接氣否西林兄處已
三函瀆告之此牆成則大局之幸也賊若常在東北黃水漸發東
昌上下防軍或可略抽助勦乞預籌示省三月內必到

上曾相

同治七年六月初六日

摺弁至敬詢起居清吉爲慰此閒軍務自臨邑陵縣至馬頰河橫
牆成後賊不敢遽突濟陽而西竄地較前稍狹二十五日子美壽
卿海豐之捷二十七日夜海船兄弟吳橋陵縣之捷琴軒二十八
日截勦於德平子美三十日追勦於武定皆獲大勝賊中張正江
李老懷兩股殲除殆盡騾馬輜重拋棄尤多張總愚尙有五隊人
馬器械不全煙土不繼急圖撲運運水深僅一丈河西兵團皆少
東境有馬頰河牆遮蔽直境則處處可虞左公始不以築牆爲然
繼見牆成而賊不入轉怨鴻章偪賊在北近始添派兵隊赴運西
辦防今日自辰至申大雨滂沛黃汛計當增漲礮船能來則防局
益穩諸軍乘勢蹙之或有殲滅之期都帥將赴減河分功同過賴
有此人省三早晚當至再商進止昨奉大咨擬八月閒裁減釐捐
敝軍雖撤二十餘營惟添出行營雜款及四月後盛軍馬隊省三

出勦恐亦須有增加綜計之似僅足相抵軍事如可倖葢裁撤更
需鉅貲仍乞督飭各臺局通盤籌計俾無後艱實深感幸鴻章但
祈速了此賊以謝吳人默念北征以來天意尙順而人事動多格
礙垂滅之寇難保無少縱卽逝之虞此則夙夜兢兢而不敢自信
者前晤季叟云賊平便當乞歸不欲回陝緣與仲僊成隙而
朝廷亦不深信也此固非渠所能自主西事亦非他人能代但恐
其志頽氣阻先我拂衣知念附及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初十日

子美琴軒三十初一四五七等日逐賊往來於惠民樂陵濱州商
河一帶又連大捷初七商河之役殲擒擄獲尤眾據報若非秫苗
遮蔽賊無幸脫僅逃去賊騎四五百人但張逆及其死黨未除游
魂爲變尙難剋期葢事幸連日大雨黃汛陡漲昌歧軍門與各處

師船偕至運防可臻嚴密濱商陽惠之閒洿下泥水無路能行賊走臨邑德平東北恐不復南筱陽自臨邑函稱凱臣從周至臨阻雨俟得路卽行探進今日仍滂沱未已我不能動賊亦不得行也陵臨中橫一牆羣賊畏避非萬分窮迫必不敢入都左兩帥於泊頭以上新添防兵加以水師無虞竄突少霽諸將當倍道急追凱臣與子美等均相契洽定可共成大功也慶雲故態復萌左右人都被殺走亦難怪徐名揚滅防十分可恃質帥小心太過耳

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

賊於初三後經子美治平各軍由陽惠追壓而南子美緊跟入徒駭將近濱州治平緣徒駭北岸搜剿是以初四五七等日之戰琴軒與子美合而治平又稍落後初七商河大捷陣斃馬賊頭目張三老鳳張童兒鎗傷張總愚由腰後洞穿小腹落馬數十人昇之

而逃餘賊披靡逃去不過三四千騎此皆據擒賊眾供有牛毛兒
係張三老鳳親兵解德面訊甚爲確實初八九日賊遁至濟陽東
三十里鄔家渡一帶高岡踞息此外皆水窪也豫軍張宋已進道
口橋鼎軍進尙家橋皖軍張程進多石橋子美治平回陵縣老營
裏糧十二日由臨邑前進筱午琴軒議就徒駭水漲於兩河之交
中築橫牆爲圈困聚殲之計該處軍多食少無從採購筱午咨商
文方伯就近籌運給價分用未知能趕及否弟已咨冰案核飭遵
照如各軍趕到賊未他竄趁水勢以圖之可望殲除賊中日以南
瓜充飢我軍亦然弟飛令張秋局運米下駛恐緩不濟急耳省三
已過東昌否至爲盼念王正起俟水勢少定再來深佩盡籌地圖
一紙附呈

致丁稚璜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十六日

正擬就徒駭鹽河之交困賊張宋十二日抵林家橋賊眾卽欲由
東北衝出當卽截擊大勝擒斬甚多賊復轉由西北皖軍張程迎
擊子美治平亦於十三趕至轉戰一夜賊又由西竄遁於淺水處
撲過徒駭北岸聞張總愚存亡未卜程二老坎張正江邱麻子何
胖子等股或死或降散僅張逆與張宗道張正邦數隊逸出各軍
緊追十五日以後賊與兵不知何往臨邑德平一路尙無確信或
由齊河禹城西走亦未可知敬乞尊處就近傳知東臨各防一體
嚴密備禦省三軍門到德後已抽調銘軍五成隊出剿令伊姪子
務觀察在張秋一帶照料防務省城軍糧可緩辦矣

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十二日豫軍張宋在濟陽河套兜擊斃賊六七千奪騾馬萬餘殊
爲奇捷張總愚下馬混入我軍旋卽脫走直闖德州以北運河張

逆帶數騎首先搶渡被鼎營礮船擊退十六夜投降做處二千餘人從周薪如子美等尾追各有降者別股俱散惟張總愚兄弟姪糾精騎三四千亂竄耳子美凱臣從周日來跟追又屢獲勝困獸死鬪但水勢甚大賊中軍械漸少若乘機拚得數仗或可了事張總愚受傷未致命決計避走走不脫則拚命此賊不殲尙難結局弟屬各軍猛追至接仗時尤須穩慎省三軍門步隊未到所部調齊自當迅赴前敵會合諸將收此全功穀翁計已抵臨貴體近想痊復念極

復左爵帥

同治七年七月初五日

二十八日在平之役面詢諸將均云賊黨逸出徒駭者至多不過數十人聞初一日程文炳復收降矣做軍派余道思樞帶馬隊分西南東北兩路搜捕來信謂數日追求未見一賊尙未回營張總

愚煙鎗衣物全拋僅騎一青馬隨帶一人據云將往投井若不死似亦無出路無生理也但其屍首不易尋獲久則腐變更不可識朗齋祝三省三等皆熟知賊中大小頭目姓名公開一單附呈電察朗祝云惟餘丁老站一人已降皖軍尊處所聞有異同否

復曾相

同治七年七月十五日

近月以來百緒冗繁日不暇給遂缺音敬疊奉六月初九七月二日手諭摯愛殷肫此次張捻之滅天時地利人和實兼有之祇一左公齟齬到底張總愚二十八嚮晦投河而死餘賊散盡左公強偏劉郭等軍搜捕郭運昌馬勇到處騷擾致東北一帶驚疑是賊神機營屢檄撤防亦不之顧遇水陸將領官紳嚇以有賊不准撤防各軍在北游勇降眾真偽難分須以速撤爲妥乃獨悍然爭鬧遠近傳爲笑談阿瞞本色於此畢露不知胡文忠當日何以如許

推重也

中朝曲意籠絡令彼先行入

覲敝部與豫皖各軍陸續南渡鴻章俟料簡少定月杪當由津門北上重陽前後計可出都承允力籌遣資仍留淮勇二萬餘人明年再議去留鴻章前與省三等面商亦同此意琴軒今年追勦尤苦東餉尙欠五月以後更難望有遣資求先設措拯此艱危耐苦之人子美血性奮勇此役最爲出力尤可敬憫亟欲歸省鴻章留俟入

覲歸來妥籌裁減左公知各軍素不歸心似尙不願多調鴻章入京後再詳陳之壽卿聞已請示進退狼狽如何兩全或乞假數月仍西向也左公深契此賢恐斷不能脫手馬佑庵議以淮軍馬隊數營畀之與老湘月餉併解鈞意以爲何如所應撤留與西征撥

餉非一時一語能定擬南旋時趨謁函丈面籌大局再回皖省親謁墓未卜能如願否赴鄂則未敢豫期矣豫中函報二十八至初一日榮澤中牟漫口大溜南掣由沙淮各河下駛洪澤高寶單隄勢必危險果爾則數十年所無之事鹽場民田如何能保焦系萬狀鴻章忝拜協揆之

命資分太淺德望尤薄雖傳師門衣鉢辭受兩難悚惶萬狀

復都質夫將軍

同治七年七月十七日

昨奉初十日惠書仰承虛懷下問盛德謙光欽悚無旣初五日寄諭以英中丞請撤練軍留勇扼紮令卽會商妥策等因旋接官相函稱宣化遵化保定三處練軍皆當要地擬汰弱留強未敢議裁南勇人地不習恐與直民未能相安似係老成之見尊論練軍將領不得其人撤歸原伍必致自廢尤同虛設所慮更爲遠大疊

奉

諭旨飭催南軍撤回大河以南專責本境兵團彈壓搜捕是已洞鑿及此英帥前議或可罷論至皖省留兵鎮撫並免查究前案確係因時制宜之策將來各軍裁撤游勇降眾皆係皖豫東徐交界之人地方既甚瘠貧民風尤最强悍不但兵威鎮懾亟須慎選嚴明慈惠之牧令廣設方略勤求教養庶三數年後姦宄可清亂源自息中原之患在潁亳宿邳沂曹歸徐一帶此次捻禍流毒甚廣倖而撲滅必思所以善其後弟將所部各軍暫移撤徐濟周口等要地分駐俟展

覲南旋再與滌生中堂暨皖撫妥籌措置麾下老謀碩望拱衛京畿竊所傾佩練軍如何擇人餘匪如何搜緝幸與秀峯地山兩公熟籌清理曷任禱盼月杪買舟北上或得便道謁商一切

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連奉手示敬承晝錦榮還天倫樂敘兒童父老豔羨使君頃得京信以二十日奉

旨侯相調畿督執事移擢兩江畿疆拱衛非老成碩望不足挽回頽波江海要衝非盤錯大才不足坐鎮雅俗豈惟皖士重庇福星欣躍不可言喻計已奉有

寄諭何時由籍啟程至爲盼念侯相恐將乞退處斯時地似不可行容專緘勸駕張揜幸得殲除

恩旨計已與聞弟忝拜宮太保協揆之

命資淺德薄祇益震驚省三晉一等男子美諸君以次加世職左帥晉宮太保從優議敘惟不以准軍殲賊爲然多方搜剔弟已奏明陸續裁撤月初入京展

觀九月杪南旋與滌相及執事雨生會籌遣資江餉供輸已竭今夏秋後屢議裁釐每年九關月餉尙虞支絀驟添數百萬巨欠無從羅掘焦慮萬分俟相前面擬借浙餉十餘萬以來年蘇釐補之江西十餘萬以鹽釐補之何濟於事滌相量移西款未必肯借雨生有借洋債之議若利息少輕自尙可行弟爲養此軍平中原之賊而冒中外之不韙吳人之怨讎今幸句當已了撤軍歸農是吾素志此後扁舟垂釣不復與聞軍事可告無罪或謂宜留驍健以備後患滌相亦請留二萬餘人未知主人翁能不憚煩否毛旭初奏請飭省三赴任兼統所部護畿輔左帥亦有專疏弟已據實陳明南勇久駐北方恐不相宜奉

旨罷論滌相北行銘軍暫紮張秋以俟定議

上曾相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頃聞節鉞量移畿疆穀山往代兩江廷議久以畿輔不得人爲慮
馬鬣兩公入

覲時皆去之若浼左英兩帥又求之不得欲借老成重望拱衛
神京卽備就近

顧問

親政贊襄之張本意甚深遠而不知榮觀超然倦飛已久鑒於蔭
渠覆轍難於俯就時宜卽賓客謙從亦多不便諒尊意必攬轡躊
躇惟中外交推四夷咸服芒寒色正眾星斂退具斯德望斷無後
艱地當切近時值嫌疑求退似無可措之辭委蛇則無不可處之
位祈加三思雪琴疏請補制尙蒙
優詔令仍來京況歸然靈光非獨小子所宗仰證之金陵諸同人
必無異詞也西林旭初季高疊請留淮軍鎮守北邊催省三到任

省三卓犖不羈何敢從事王公貴人鴻章二十日覆疏未便指明
但藉秀相一言發端幸蒙

鑒允昨知師節北來屬劉子務丁樂山等暫留銘軍駐張秋以待
從容定議不可使吾師孤立無助無以備緩急也淮軍遣資甚鉅
已緘屬穀山雨生妥商籌借鴻章初十內北行出京須九月杪沿
途旬留摒擋未知瞻對慈顏於何處南中大局諸賴籌示穀山素
極謙謹一切必守蕭規但威望過輕長江從此多故矣直省民頑
而不至爲亂官疲而全不踴實練軍闡茸餉項窘乏徐圖整理或
有績效

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奉二十一日張秋手示擘畫周詳情誼肫切感佩曷任省三軍門
駐軍近畿久必難於愜洽非執事與弟知之素深何能曲諒都人

或以防夷變回匪爲言奚翅隔靴搔癢左帥乃謂大兵撤後梟匪馬賊必起似亦未達時務前年梟匪病根由於東捻猖獗兵力難分今非其時矣中外併爲一談弟初恐眾口鑠金故函屬其回旆妥商嗣二十日復疏略陳大概仰蒙

聖明鑒恕已不煩言而解惟聞滌相量移畿督果卽履新必有一番措置省三夙受恩知侯相儻求助理局勢又爲小變暫令劉子務丁樂山督銘軍駐張秋省三赴金陵熟商進止東餉積欠過鉅自由入款竭蹶琴軒亦所深知該軍勇額浮於餉額聚易散難不免嗷索大才必有以補救之感甚幸甚王莫兩軍想須逐漸裁減似宜略籌行資遣令回籍安插勿任流而爲匪弟初十前後北行

展

覲九月杪回江與當事籌借鉅款乃敢陸續議撤此事誠不能無

後患但盡心焉而已

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前在京邸奉讀中秋日賜函期許溢量祇增慚佩俗冗紛乘未卽
泐復曾屬袁篤臣觀察轉致一切茲已由通津水路回東疊接龔
太守稟贖賑米一事承指示各屬均勻散放已有端緒惟災區甚
廣爲惠無多彼此均抱歉然尙荷殷殷齒及謀黔誠楚吏應爲之
事聞川軍進攻近頗得手湘軍尙能力持且川湘以楚勇圖黔地
近而勢順廷議似不甚著力疆帥或未盡同心恐須蒞鄂後周諮
博訪乃可定見內意慮左帥難了西事欲留敝軍以作後勁未聞
以圖黔滇之說見商者明公熟籌天下大勢動中窺要不徒爲桑
梓設謀意殊可感竊謂軍國以一事權爲要此次在京屢爲當軸
言之弟與諸將皆強弩之末實不堪再任重遠無論或西或南力

不能舉徒內愧耳侯相畿督義難中止或須邀省三北來佩蘅博
川諸公欲折東漕以羨餘治張秋至臨清開河以通南北舟楫之
利挑濬及常年刷沙諸費約須幾何執事能籌議及之否弟抵德
後卽赴張秋濟甯料理各事聞侯相在金陵候商大略亟欲南下
迎晤不克迂道會垣謁聆大教悵歎無似

復曾相

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八月二十日抵京二十三日接初二日手諭敬承訓示人事糾紛
驛遞乏便久闕報章側聞

天語留待撤軍議定再行北上樞廷自恭邸以次皆屬鴻章赴金
陵勸駕並商籌善後各事穀山同年履新亦必懇留計大旆須冬
臘以後始能榮發鴻章十七日始自朝陽門外首塗月初可至張
秋濟甯小有耽閣屆時當由湖路運河南下沿途照料各營如尙

未啟節卽由淮揚馳赴白下謀一暢聚近所聞見大略必須面陳
詳盡報銷一節王夔石廉訪欲伸前議曾爲大農寶羅兩丈言之
明知其所以然而未肯發端託人探詢則部吏所欲甚奢雖一釐
三毫無可再減而所謂釐者每百兩合銀一兩毫者合銀一錢照
此扣算則每一千萬須銀十三萬矣皖蘇兩局前後數年用餉約
三千萬則須銀近四十萬如何籌措亦殊不值細繹大疏旣擬據
實開報部中花費恐仍要照例挑駁鄙意與其後來頂奏能否援
案籲請仍准開單若以自用自請爲嫌卽如尊旨出奏隨駁隨頂
竟恐不能花錢若輩裕壑眞難厭也疏稿謹先繳呈伏乞鈞酌內
意必欲吾師坐鎮畿疆入都後必有不可中止之勢望豫爲籌備

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七年十月初三日

過德州時蒙專使惠致盤飧拜嘉飫德咫尺千里眷戀奚如德倉

餘糧係天津解來原包輕重不等未便移動致令經手人爲難已批飭趙牧照原包分別多少均勻搭配惟聞袋包多有破爛漏積倉底每包百餘斤者居多各屬領運或可自行秤補向來發給各營則不復追究斤重矣來春接濟請撥截漕若爲數無多當邀俞允廷議頗以治漕河爲善後急務因張秋至臨清爲全河咽喉挑濬無款農部乃計及於折漕東省漕價減定後州縣甚爲苦累中外皆知或謂改折則解部可得實銀通省公私稍資挹注似無窒礙頃沿路與地方老吏詢商皆慮提銀過一兩以外將來米價或長銀價或貴賠累更多不獨幫丁無生計也將來部中若必令折徵望執事於解京例價外參一活筆似較圓轉至治河之法向來皆用清水刷黃絕無以黃水灌運者惟黃流旣經北徙徐州故道斷不能復滎澤決口早遲必須堵塞否則淮揚財賦之區萬不

可保滎澤一堵勢須仍出東境汶水來源必阻欲通張臨二百餘里之咽喉無清可濬祇有挑運引黃之一策近年黃溜南走已不能灌入張秋今春挑深河口八里四月桃汛水卽灌運上屆所無六月二十八日滎澤決口黃溜擊去十分之六至七月初閒運口尙能行船望後始漸落平如上游不決似八九月閒南北仍通中朝意在疏運道以通糧艘鄙意糧運力難猝復但使每年河道能通行三四箇月百貨糧食可以轉般於直東商民生計有裨以是爲河運張本卽於國計有裨故執政議及曾以爲可譚竹翁亦從旁力贊之昨途次晤張秋局員陳守錦有濬河圖說於此事頗有體驗飭卽寄呈台端以備采擇東境實受河患此後因勢利導應如何於救患中圖利之處諒公忠盡抱定能苦心經營不肯膠執初見原不必急在一時也琴軒蒞任應先入

觀德州晤後卽日北行其志節極要好惟吏治初學諸求格外訓
誨優容之今日文吏真能帶兵者少恐不久其任所部積年死士
不欲全遣酌留數營暫資彈壓未知東餉能減半給發否俟其出
京再請籌示

中旨卽不令敝軍助黔弟抵鄂後當竭心力所能爲者以副肫屬

復吳仲僊制軍

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左公於執事頗有違言弟在都面晤力爲調停乞於解濟西軍各
項酌照前事籌辦其實閩粵前案虛公持平固嘖嘖在人口也弟
僥倖奏功實始願所不及猥蒙

上賞辭受兩難悚懼無任中原及東南伏莽甚多後患殊大卽秦
隴亦難遽起色內意催令盡撤淮軍閣下稔悉情形當以酌留防
備爲是蜀中兼籌南北軍餉川鹽釐稅爲大宗曾相堵川之奏卽

奉部准似目前斷難遵辦

復何筱宋護撫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接奉冬月十八惠書仰蒙注飾殷拳至爲紉感弟抵甯後與曾侯相馬穀帥會籌淮軍撤留事宜已陸續裁遣馬步五十營惟中原甫定南北尙有伏莽百戰勁旅必須酌留鎮壓奏明銘軍二十餘營防直東交界以備侯相履任後調遣慶勳兩軍二十餘營駐蘇境交穀帥調遣弟擬帶郭子美五營周薪如盛傳十三營唐元圃馬隊及親軍鎗礮隊赴鄂以資鈐制畿蘇各部固仰食於蘇卽暫帶赴鄂之八千餘人除唐營馬隊外仍不得不裹糧以往以鄂督防鄂而借蘇餉雖奉

旨允馬丁二公均尙勉從而竭忠盡歡鄙人實愧負多矣豈不知盡撤所部隨眾浮沈但時局未定或東南再有蠢動西北尙須徵

調何以備之鄂餉入不敷出久有所聞尊示尤甚詳晰川鹽驟堵
荆沙商民不願蜀中指此項協濟滇黔必更不願前在京與樞廷
農部籌及謂於國課大計無虧亦不論爲川爲淮俟相此疏蓋爲
經久言之目前權宜似尙不能盡堵也南局鄂釐旣准協甘必無
由鄂補解不足之理百貨釐旣裁分局及偏僻市鎮斷不可再議
裁撤

廷寄令查收用細數似宜俟防軍撤留就緒再行妥晰具奏鄂軍
坐食而積欠太鉅必須設法裁汰姜玉順六營已否撤遣元年以
後新欠亦宜扣成議補敝軍轉戰不休臨撤僅補欠數月久防無
戰者乃欲盡清積逋揆之情理似欠公允敝軍調鄂須俟鄂軍騰
出餉額仍食鄂餉爲是祈執事與遠堂前輩夔石方伯等預籌措
置水陸各營有應裁者望隨時飭辦弟在皖度歲開正卽奉母西

上約望前到鄂開篆日接印幕中如有摺奏刑錢熟手品學可靠者乞商同遠翁代爲敦請至感至感

致吳仲僊制軍

同治七年十二月初八日

楊紹銘軍門鼎勳在敝處統帶勳字營隨同南北征戰卓著勳勞今夏在滄州減河防所病故業爲瀝懇

聖恩予諡忠勤廕子建祠典禮優厚足酬蓋勳而慰忠魂惟其身後彫零已極上有七旬老母內有孀婦孤兒兩兄鼎清鼎鼐未可寄命託孤弟與同營諸統將劉省三郭子美等再四籌商以有功軍國死綏仗義之人吾輩不爲經紀何以對亡友於地下因令楊鼎清等奉其母與忠勤靈櫬回蜀派郃荻洲觀察護送前去到籍後稟請執事轉飭地方官妥爲照料並會同荻洲擇地厝葬除酌助楊太夫人暨其兩兄養贍銀六千兩外另給買地殯葬費四千

兩如果一切儉省計當敷用據荻洲云瀕行雜用已去若干長途盤費不貲抵蜀辦葬必須格外撙節楊太夫人昏耄偏護欲求飾觀美備不知前項係同人幫助無可請益敬祈我兄垂念勳舊部民主持指示俾得敷衍成禮紹銘遺孤子女尙在襁褓其妻妾與夫兄實不相能現與劉郭兩軍門訂秦晉之好省三已將楊氏孤遺接至廬郡割宅以居弟等並力籌撫育之資待嗣子成立再遣回川此亦萬不得已之調停也荻洲兄擬將楊忠勤後事稟商節下部署妥帖再行回江餘屬荻洲面陳不具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八